

• 編主亞滌陶 •



八

期

卷

# 新中華

蔣委員長長的求學時代

汪逆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活動 (特稿)

「新中央政權」是什麼

汪賊的用途

王開羅蹈海紀

憲政筆談 (四)

新詞淺釋 ◆ 袖珍新聞 (九則)

日本街頭經濟學

瀕於破產的日本農村

益趨嚴重之敵國米荒

戰時敵國側影片片

祝達賴坐床並論藏事

達賴大師轉世之經過

木蘭從軍 (二) 電影劇本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星期日文藝摘錄

B.2

B.8

## 憲政筆談(四)

陶行知 王燮愚 左舜生 陳之邁(一四三)  
孔庚 紀清漪 張友漁

## 無恥到底的汪精衛

汪逆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活動(特稿)..... 吳 壘(一三一)

「新中央政權」是什麼..... 陶希聖(一三三)

汪賊的用途..... 大公報(一三八)

王開疆蹈海紀..... 中央社(一三五)

## 蔣委員長求學時代

日本街頭經學..... 秋葉弘雄(一三九)

瀕於破產的日本農村..... 香港國民日報(一四〇)

益趨嚴重之敵國米荒..... 重慶大公報(一四一)

悲慘的日本人民生活..... 鄉誠之助(一四二)

時時敵國影片..... 張十方(一四二)



## 關於達賴轉世的種種

祝達賴坐床並論藏事..... 中央日報(一四五)

達賴大師轉世之經過..... (一四五)

十四世達賴轉世..... (一四六)

西藏與內地佛教因緣..... (一四六)

木蘭從軍電影劇本..... 歐陽予倩(一五〇)

夜英(每週人物)..... 英(一四七)

毒氣彈..... 記者(一五九)

## 袖珍新聞

我購大量美軍械  
敵軍官兵從軍  
近衛之子頑廢  
敵國無衣穿  
敵民無病  
德皇臥病  
倫敦流行白蟻  
英宮防空壕  
中色院

本期合刊篇幅增加零售每冊國幣三角

廣告刊例				定價				代售處		總經售		出版者		編者	
位	全	半	之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訂法	青年	中國	重慶	星	陶	每	星	星
特等	一百元	八十元	六十元	五元	三元	二元	本埠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週	期	期
優等	八十元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元	一元	八角	外埠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三	日	日
普通	六十元	四十元	三十元	一元	六角	四角	郵費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出	版	者
正	五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五角	四角	三角	全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每	冊	國
後	四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四角	三角	二角	國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幣	三	角
封	三十元	二十元	十五元	三角	二角	一角	各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二	角	
面	二十元	十五元	十元	二角	一角	五分	地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角		
郵	十五元	十元	七元	一角	五分	二分	分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費	十元	七元	五元	五分	二分	一分	上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加	七元	五元	三元	四分	二分	一分	下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郵	五元	三元	二元	三分	一分	一分	局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費	三元	二元	一元	二分	一分	一分	代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用	二元	一元	五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售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以	一元	五角	三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處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一	五角	三角	二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戶	三角	二角	一角	一分	一分	一分	國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上	二角	一角	五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各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處	一角	五分	三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大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均	五分	三分	二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書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以	二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局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上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全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均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國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刊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各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例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地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廣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分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告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局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刊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代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例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售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廣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一分	處	中國	中國	重慶	星	陶			

# 無 到 的 精 恥 底 汪 衛

最近敵方及汪派出版物，對於偽政權的活動宣傳非常熱鬧，可見汪逆汪偽的偽高陶宣傳後，已經是個虛假成性，決定無恥到底。這裏幾篇文章，對於偽中央政權的活動，都有很詳盡的報告。

## 汪逆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活動(特稿)

吳 曼

汪逆精衛自從開始偽國活動以後，早就想組織一個偽中央政府，過一下「小朝廷」的癮，但終因先天不足，無論怎樣七拼八湊，始終難得粉墨登場。其中原因，看似複雜，其實簡單：第一，王克敏、梁鴻志這一班「漢奸先進」，不特由「革命先進」變成「漢奸後進」的汪精衛佔上風。第二，汪精衛的主子——日本軍閥比其明白這個老百歲，並沒有多大用處，即令再加打撈，仍難吸引觀眾。有此兩種關係，所以汪精衛的偽中央政府，雖然一再宣傳定期成立，結果却是一再推遲。

最近引燃全國軍民怒火的汪逆賣國密約公佈以後，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活動更其困難，因為汪逆賣國的賣國目一點也不能隱晦地暴露了出來，再也無法掩飾國際輿論和欺騙區區民衆。

不過，汪逆是不會放棄偽中央政權活動的，因為這是他「察察求之」的目的物，日本軍閥也不會停止製造汪逆偽的偽政權活動的，因為敵寇等不著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只好製造一個偽中央政府，欺騙日本民衆，謀言結束事變。在這種情況之下，汪逆明知困難，敢冒明知無用，然而組織偽中央政權的活動，在日汪密約公佈後，還是在日汪策動下積極進行着。

我在這裏，搜集了一些比較新鮮的材料，作為汪逆「組府」工作的最新報告，這並不是對於他的活動覺得值得重視，而是使全國國民知道這個無恥的大漢奸在一不做，二不休地無恥到底；同時，由這裏更可反觀日本軍閥對於我國的挑釁取手無策，還在做着利溥汪偽偽的事。

### 汪逆賣國欲蓋彌彰

大家都知道，日汪密約公佈以後，給予汪逆「組府」活動一大打擊，因此，他更積極進行活動，必須設法掩蓋他的賣國行爲。

果然，日汪密約由高陶在港公佈的第二天，汪逆的御用通訊社——中華社，即於一月廿二日由上海發出以下的電文：

「記者爲高陶賣國報國，訪汪(精衛)隨從秘書長陳春圃，詢問究竟，據稱：高陶發表文件，只是交涉中日方片面提案，非最後折衝結果。」

同時，汪的機關報——中華日報，於一月廿三日發表社評，以汪精衛、文中承認在交涉時高宗武會主張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一案推測，但汪則以廿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吉米三原則將委員長拒絕以中日衝突終結於爆發之先例，向高誠懇解釋謂：「我們決不能再蹈覆轍」云云。該報社評末段更發表評論說：「和議之結果必爲損失」，並說：「普法和約，辛丑和約，均係不平等和議，高陶以此大方案與廿一條相比，是沒有常態」云云。

以上這些宣傳，顯然是有如下目的：第一，用閃爍的方式承認「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係日汪所訂，但不承認簽訂的是高陶所發表的原文，以掩蓋汪逆的賣國罪行；第二，以汪精衛與日方訂定協定是委曲求全的行爲，以減少愛國協定時發生的激憤區區民衆。這似乎忙得脚底生煙的神態，真是欲蓋彌彰，賣國鐵證俱在，豈是這種花言巧語掩飾得了？

# 青島會議結果不佳

當日汪精衛與王克敏，乘鴻志等，在青島會議之時，高陶的舉動，好像時空倒轉，汪精衛竟得手足無措，他了頭人，乃在青島發表無恥談話，謂高陶行前早即與汪，並承高陶二人將十一月五日所據「議案」中「關係重要」討論案全部私行取消，彼之「以未敢處分高陶者，實因高陶為彼之主要幹部云云。

青島會議完畢後，汪即於一月廿六日乘機回抵上海。對於青島會議的結果不發表，只是向外宣傳：日本駐青大使館及上海日領館之官員，於一月三十一日及二月一日，在「特使」加藤之「導下」舉行集會，商討關於「新中央」政府組織及其他重要事件之問題。(據美聯社一月廿七日通訊)

另據一月三十日上海大英夜報消息：汪精衛在青島會議的結果並不見佳，青島會議開會之結果，王克敏已獲勝。華北傀儡政權，失敗者僅「即」政府之名稱，將行取消。至於內蒙古，亦仍由李守信維持原狀。惟汪精衛則大為失敗。

於當前形勢之下，汪固可任意取得「維新政府」之名，青島會議中並未涉及「維新政府」之問題。但日本對汪要求之舉動，使汪往往常所稱日本讓步之說，全歸無效。現汪對華北及內蒙，殊難獲得任何權力。同時華北及內蒙日軍當局，東京日當局之間，亦頗有距離。

由以上的消息，我們更可看出青島會議完全是在根據日汪密約的內容進行商討。

# 汪暮夜謁加藤乞憐

汪逆因在青島會議的結果不佳，回抵上海的當晚即往謁日本「特使」加藤乞憐，請求對其「目前」工作繼續提攜。加藤不加可否，僅僅答應召集「滬日軍有關部門舉行會議，從長討論。汪便將此消息對外大肆宣傳，自鳴得意，說是加藤積極贊助他的「組府」工作。

# 所謂「還都籌備會」

汪逆謁加藤後，會召集「海林柏生等舉行幹部會議，一方面報告青島會議內容，一方面商量維繫內部業已動搖的心理的辦法。結果決定趕緊打氣，造成既成事實，使日方不得不積極援助其「組府」，並使中下級附逆份子懷有若干希望。於是在一月廿八日發表組織所謂「還都籌備委員會」，並以董民誼為委員長，表示對於「還都組府」工作的積極。

# 傳聞中的偽中央

至於汪逆怎樣「組府」，以及偽中央的組織內容，二月三日的上海大陸報已有如下的消息：據本報昨晚所得消息：於日人策動下之「新中央」，將於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出現。事前將於上海舉行「中央政治會議」，以選出「政府」之人員。該會議將包括汪，「維新政府」與「臨時政府」，會期約為二月十五日。

為建立此「新中央」起見，另成立「一委員會」，以接收南京中央政府所有之建築，該「委員會」以褚民誼為「主席」，而以陳策為副。但據華人方面消息：該項工作，至為困難。因大部建築，多為軍事所佔。且褚為「主席」，亦將遭過「臨時

# 政府」阻礙。

聞參加「中央政治會議」之人數，將為三十人，由「臨時政府」各派「代表」五人，內蒙派「代表」二人，汪派「代表」十人，其他八人，則由其他各方派出。

該「會議」將「選舉」新政權之行政人員。聞該由汪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為「監察長」，周佛海任「財政部長」，其他則猶不知悉。聞「新中央」之組織，將仿效中央政府之組織云。

另據二月一日香港天文報平週評論報告，未來的偽中央，是這樣的：日本特務機關率率下之偽實島會議，經已結束。會中對於偽組織之形式，仍用我政府之原來建制。除將褚民誼主席仍任偽府主席外，其人選分配，據本報所探知者，有如下列：汪兆銘自任行政院長，兼偽外交部長，陳公博任偽立法院長(按：陳已脫離偽羣)，樂逆鴻志任偽內務院長，溫逆宗堯任偽監察院長，王揖唐任偽考試院長，周逆佛海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岑逆德廣(岑春煊之子)任偽交通部長，陳逆軍任偽內政部長，楊逆平任偽經濟部長，劉逆郁芬任偽參謀總長，王逆克敏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楊逆濤任偽華北軍分會委員長，葉逆運任偽湖北省政府主席，褚民誼繼任偽上海市長不兼，任偽南京市長。此外汪兆銘並兼偽衛生部軍政部長，委實「唐未到任前，由鮑逆文樞以次長代理部長職務，汪兆銘籌組偽組織一事，已非一日，人選分配，亦有數度決定。但以日本軍閥所期於汪兆銘者，汪無一可以作到，此次偽青島會議，雖賴日本特務人員會串，而日方與會各人，對於樹立偽府之具體工作，多表不願態度，會議須重新籌劃考慮云。

# 「新中央政權是什麼？」

陶希聖

打氣

(張一宇作)

米內。有田在日本議會宣佈他們的對華政策。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謂「汪政權」。我現在要告訴米內有田和日本國民，「汪政權」是什麼。我也希望我們中國國民，真清楚所謂「新政權」的內容，中日兩國國民，要取得真正的和平，必須一腳踏開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這種條件之下樹立起來的所謂「新中央政府」。

## (一) 日汪條件之奇蹟與虛偽

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修飾，簡直不值的說，日本對於中國，想使使香滿堂，獨佔華北，封鎖華中，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龍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抵地底之礦藏，中則由東以至於西北，由領海以至於內河，無不佔有，無不控制。而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內蒙控制華北，以華北控制華中，以華中控制華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華中為滿洲，化華中為華北，化華北為內蒙，化內蒙為滿洲，化滿洲為朝鮮。

日汪協定太平洋上的列強，則更受威脅，正太線，津浦線，平漢線，膠濟線，三道防線，駐紮軍，他又佔用海南島，三灶島，東沙島，西沙島，南朋島，大鵬灣，廈門以爲日本海軍根據地，控制廣西，口口口口，口口廣州灣，對海防口口口口，親伺菲律賓。

其經濟的手段，則對於中國資源與各種企業，以獨佔，合辦，協力方法，不論中國人願意不願意，一律加以控制。其經濟的力量，並不來自日本

，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爲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

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投骨敲髓的痛苦，將來必起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限制，他要從生理到心理，澈底統治中國國民。

日方已經由汪兆銘先生之手，提出對於中國的全盤要求，還恐怕這全部要求，比之於今日以前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進步，他在「要綱」的範圍，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的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加讓步，日方仍要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且多只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對於所謂「規定之外」，在條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受尊重。總之，於是所謂「要綱」，雖然經過多日的談話簽字立約，依然是一口假貨。條文，日方本「不外乎要「在政權」承「既成事實」化爲條約及「內法」；一月三日，我離開上海時，留給汪兆銘的遺言：「今日組府，不過使不平等不獨立不自由之條件化爲法律，不過使亡國之既成事實化爲法律，此外有何意義？」這幾句話，正點明日本提出所謂「要綱」而促成汪先生「組府」的一片用心。

## (二) 「新政權」之割裂與空虛

日本軍人尋不着結束中日戰爭的方法，除了欺瞞日本國民，乃製造一個「中央政府」而與之締結和



約，日本仍然沒有比他們製造「偽滿洲國」的手段。新手段，汪先生在他們的手段之下，不過是一個傀儡。周佛海去年四月間也曾說過：「汪兆銘要找我一個傀儡，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傀儡？」汪兆銘

說，日本軍人並沒有權量，讓所謂「汪政權」有自存的力量，乃至於執行和約的能力，他們一方面天天宣傳所謂「樹立新中央政權」，一方面天天加強華北的特殊化，加強「滿北省政府」的組織，加強「廣州維持會」，並「保護新政府」的人事和政務，不許變更；他們務必使汪汪上台，依然是赤手空拳的空人，毫無有權，沒有力，沒有餘地，來取得「要領」給與的一點便利，一點優惠，假如其中有一點便利和優惠。

一、政府，有兩種現實的物質的基礎，一種是經濟財力，一種是軍事力量，所謂「新中央政權」的經濟財力基礎在那裏呢？華北的經濟行政，由所謂「華北政務委員會」主持而得以便宜處置，華北的經濟事業，操在「華北開發公司」這一類獨佔組織之手，「新政權」都不得過問，華北的經濟行政，受「中日經濟協助機關」的影響，而經濟事業操在「華中振興公司」一類獨佔組織手裏，沒有一點經濟力量留給中國人。至於財政金融政策，全要日方「協助」，不能自主的規定，華北的關稅稅收，規定全部或大部為「華北政委會」充作日本對華北的投資，華北的財政收入，現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要「新政權」履行並允諾許多條件之後，才可以用借款方式發還一點；「新中央」的新財政部長的新款，據我們人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為止所知，不過是希望日方撥還餘額四千萬元，日方又說餘額不多，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萬元的借款，其實借款仍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一切財源都在日人手中，除了仰其鼻息之外，「新政權」連開張事不能開張，至於開張以後，拿什麼過日子，那都要看「新財長」去年五月已早答應「歐安要議」的日人財政顧問的無邊的法力了。

說到軍事力量，汪先生初出重慶的時候，據海思平報告，日方允許撥給軍械，讓汪先生訓練軍隊四十個師團，後來汪先生及其幹部從沒有再聽見日方說過這樣慷慨的話，去年九月，王克敏告訴汪先生幹部某君道：「當初日本請我們出來，也答應過可以訓練十師軍隊，上台以後，這話就沒有有了。」可憐的所謂「中央軍官團」，即他們認為可以統一中國的基本武力者，千辛萬難，才招了一批，再沒有第二批可招；其槍械則不發，其制服則不穿，其出團部之門，其青天白日旗則不許豎立，其青天白日帽章則變成之後，鎖進箱籠，不許戴，其教練用器，只有步槍，即二吋口徑的小砲都不許團員見面，一切團務，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那中將教育長，每天要低首下心於此少佐公氣使願指之下，這還是「受友邦協助命令」的軍事訓練機關，編說那所謂第一集團軍，連步槍都是希世奇珍，而其支配者，乃是日人「軍曹」地位的憲兵，軍曹與中國之上士同級，是大家都知道的。

將來「新中央」成立之後，守衛及警備，仍仰仗日本軍隊和憲兵，除非能死心塌地，把日本軍隊當做自己的親軍，把日本的憲兵看做自己的衛士，誰能否認這個「政府」是日本槍桿子下的政府？任援道本有幾千衛隊，陳軍手下也有些警察，因為他們要作「軍政部長」「內政部長」，一度為周佛海（丁）（歐部）所阻礙，他們便離心離德，汪先生進京，只好仍然請日本憲兵了。

日本允許於「和平」恢復後，隨治安之確立，於二年內撤兵；假定「新中央」成立之後，一年而「和平」完全恢復，兩年而治安完全確立，則此「新中央」已由日軍看守至三年之久，何況日本要求

南京為維持治安駐兵地點之一，此「新中央」即令再過三年，成為「舊中央」，也不能讓日本軍黨一步。日本軍黨挾持之下的政府，「獨立」「自由」？這不是上欺國家，下騙兒孫的話麼？

現在「臨時」和「維新」政府行政的實況，可供我們的參考，「政府」不能指揮省政府，省政府不能指揮縣政府，上級機關不能指揮下級機關，甚至長官不能支配僚屬，日方各級特務機關有聯絡有控制，中國人無聯絡無控制，一科之中有一個日人，一科便受其指揮；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員，一部便受其牽制；日人的名義叫做顧問，叫做連絡專員，叫做什麼都不相干，所謂「新中央」不過新「維新政府」的擴大，當然不能把這種實況改革一絲，何況在密約上還有種種多樣的日籍顧問職員！

負責的長官家裏，駐有日本憲兵，出門一步都有憲兵陪坐，到了上海，只可以住虹口，如果這位長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都要憲兵知道，每天晚上，憲兵把他們的言行往來作成三份報告，一份到憲兵司令，一份到特務機關，一份到軍司令那兒去，重要的長官，還有兒子或近親「留學」日本，我那兩位十幾年老友，雖還沒有上南京任部長，兒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在東京了；他們以為日本優待他們的子弟，當做「王子」一樣的待遇，他們不知道北平南京許多要人的子弟，一樣的都在東京作質子。

### (三) 日本的交卷

這條件之下，成立這樣的「日府」，於中國固然有損，於日本却無益；我現在說明日本方面受不著實益這一點。

依國民的常識，政治的常理，外交的常道，日本對於中國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徹底地征服，一條路是及時的讓和。日本要征服全中國，是不可能。他要北自黑龍江，南至海南島，東自東海，西到西藏，都駐兵，都遣吏；姑無論他現在沒有充分的國力，即令把國力用盡，勉強做到，他再拿什麼力量以與列強角逐於世界，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嗎？

日本明白不征服中國，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要求，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決，他們消極的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支持的消耗，他們積極的想趁歐戰未停的今日，了結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種迫切的要求，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過去兩年以來他種態度，日本的政黨，產業界，以至於海軍，陸軍的統制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響。



加冕禮

(周令釗作)

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都不願意延長戰爭，什麼一六宣言，什麼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都漸漸無人理會，「汪政權」究竟能不能結束事變呢，這個很容易看透的問題，在日本國內，漸漸的被人看透了。

很明白的，「汪政權」並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鬥行為，如此這般的「政府」，怎能夠與日本政府商量結束戰爭？從日本方面看來，「汪政權」不獨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師團，或多撤一聯隊的軍隊，並且成爲日本的一種多餘的負擔，日本人向來把錢看得太緊，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不少的日本人是說「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上台時，日本如不借款，便開張也是困難，走路要買人預備飛機車輛給養，出門要日人佈置哨兵崗位，住居要他們佔房屋騰房屋，日人這樣的服務態度，是爲了什麼？他們無非要汪派撤軍隊，找名流，到如今，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已來的人普遍的怠工——國民良心未泯的怠工，再加以不斷的渙散——國民良心發動的渙散，這樣的集團政府以後，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有力量結束中日戰爭！日本豈不明知他們如果以全力支持這個「新政權」，不外乎延長戰爭，於是乎去年九十月間，日本社會裏面，已出現有力的「汪政權不必要論」，自今年一月起，日本言論界已從汪一變而爲輕汪了。

日本果然要延長戰爭，打下去好了，無需乎任何傀儡，更無需乎「新中央政權」。日本果然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關痛癢，而且有益，「新中央」也

# 王開道踏海紀

## 汪精衛賣國史的一頁

香港通訊：前司法部懲戒委員會委員王開道，因被通緝，乘輪洗刷，突在自越乘「芝沙運加」輪來港途中，蹈海自殺以明志，這種行動，是每個中國人（除了漢奸）都關心的，記者於昨晚轉訪晤王氏的兩位遺孀王安濟，王洪海兩君，獲悉王氏被汪派監禁與脫險及蹈海經過。

王安濟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瘦長個子，當記者訪問他時，流着熱淚，對記者說：「父親向在司法界服務，現年五十歲，國軍撤退南京時，曾赴漢一行，復奉監察院于院長命，返滬籌備復活中國公學，回途，在香港小住了兩個月，然後去滬，但被漢奸陳濟成等搗亂，中國公學竟無涉續辦，去年春天，祇好再來香港，轉往雲南，到了昆明，不幸患了瘧疾，不得已再折回頭到上海，預備重整律師職務，那知道這時候漢奸四處活動，前大夏大學教授傅式義，探知家父回滬，派了一個爪牙，來請父親參加一個吟詩寫作的集會，父親不知底蘊，便時常做些詩詞，等到發覺已中了他們的圈套，行動也被監視了，隨後，竟被壓迫遷往滬西愚園路，經母親和我們兄弟備集議，知道父親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祇好暫時忍辱，我們則決計分住。父親被關在愚園路，我們時常聽到他有自殺的意思，在滬西簡直是等於坐監牢，煩惱，怨恨，憤怒，是沒整說身，母親知道父親是憂慮者，有時反勸慰他，告訴他說，總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漢奸只能欺騙你

並不比「新中央」有用場，現... 已審度了法螺，報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於「新中央」的無可奈何，反以為汪先生及身集團在瀝西的不死。

然而板垣之下，其板垣之下，彭佐一友，為什麼先生上台呢？他們在逐漸變化的時候，進了場，沙，題目，到現在，他們無論黑也白也好，白也黑，免不了一交，卷總要交，日期却有問題，如若卷有礙於日本的外交，或有礙於和平前途，他們也只好延宕，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二日，今年一月一日，都彭佐周海擬下的交卷之期，可是一期延一期，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仍於只有天曉得，彭佐以「政府」導演的資格，當然不能自己開口叫他們延，他只有運用喜田便使王榮橫生疑：這個事實，任何人一下可以看得明白，不則白則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

板垣一派以外，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這本電子還沒有交上去，已經無用，要結束事變，必須另想途徑。就在板垣一派裏面，一樣的在另尋途徑，在參謀本部內，接伴彭佐職務的某人對人說道：「汪派極好辦，新政府不成問題，可是解決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聽這說話的人趕緊告訴我，我聽不願告訴汪先生，因為他不明白日本人真實心境。

板垣之下，彭佐是全方支持「汪政權」的吧，但其彭佐也沒有，備在汪派失敗之時切腹自殺，他也在預備第二本卷子，他正在製造一個青年團以與汪派對立，他的機關之內，某人正在支持陳中學的「新同會」以與汪派為難；周佛海問他為什麼要辦陳中學，彭佐答復是「他糊塗」，論之乎期間

彭佐答：「真多原田昨晚為什麼叫王榮反對中政會」，彭佐答道：「昨晚真多原田唱醉了酒」，周相信，汪先生也會相信。

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尋途徑，不過另外的途徑實下尋找不出來，日本一面要結束戰爭，一面又不肯放棄侵略政策及征服夢想，其結果只有自造夢境，指著某某為中國政權，而與之締結全部包含日本軍人權利和約，有之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他們先交這一卷，以再交別的卷，只可借汪先生一輩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賦的自由權，都隨著這一卷交進去了。

### (四) 汪派的心境

在這種強又執強無賴加無賴的狀況之下，周梅諸君，以至汪先生夫婦，心境，是不是還有很高的興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謂「國民政府」呢？我很痛心，很率直地說：「他們的興致不好，尤其是汪先生的興致甚低。」

中日之間，現正繼續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在民族鬥爭裡，無論是戰是和，必須自保我民族的壁壘，與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後面，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為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保持自己獨立的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或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家，抑且終為民族鬥爭中的犧牲者，國家對於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點同情。

汪先生及周佛海諸君的錯誤，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他走進了日本軍隊後方的後方，想在日本

的身體，不能強姦你的意志，可是他設是那樣苦悶，從沒有過笑容。

偽六中全會開會了，父親托病不去，後來知道他們竟硬把他列在偽中執委名單內，這時候他的苦痛，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我們母子曾多方勸解，他祇說：「我們一生從此休矣」，於是他把自殺成爲一句口頭禪。

高陶把汪日密約公布之後，他更痛苦，我們都認爲這時候非離開不可，並知道這股陰謀年，漢奸們的防範必定是不嚴，突圍的時候已到了，於是初除夕的那夜，我們買了三張四等輪往的船票，初那一天，一父託辭向戚友賀年，從蕪湖逃出來，早晨十點鐘，化裝一個商人上了船，船駛出吳淞以後，在江心裏，父親出了勝利的笑容，說道：「從此逃出火坑，我得到重慶做個自由人，吳吧」。他還說：「只要殘廢在，終可恢復侮辱我人格的大仇」。在下船時，因為四等太擠，我們替父親補了一張三等票，出了吳淞口，父親就嚴肅三等艙位去。

三四等艙位，是隔離的，我帶了十七歲的小弟，住在四等艙裏，當日吃過午飯，父親對我們說：「要把這次經過寫一篇很詳細的稿子，公布漢奸的罪惡，但爲逃出來時太累，所以相約過一天再動手，晚飯後，再去請安，他依然談笑自若，勉勵我們要立功，學成報國。」

第二天早晨，（本月九日）舍會曾三次往三等艙看望父親，他的神色已不自在了，也不喜歡多說話，七點鐘，四等艙輪票，到九點鐘才一事，當時父親房的一位先生，匆忙跑來，談話中使我們感覺父親已出了意外了，隨即遍找幾個艙位，每個房間



裏面... 且幻想可以獲得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獨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於不可救藥。

由於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在四個月出生入死的生活，我窺察他們一羣的心理，有時寫下一些筆記，下一段是寫他... 成：「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而已晚矣，則亦惟有順從之惟恐不及，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只以日方之結論為自己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 此結論之理論與自由。」

他們往往美王樂俯首聽命於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自己也一樣聽影佐的話，下面一段便寫此事：「影佐則喜，影佐則憂，影佐則喜而彼則喜，影佐則憂則彼則憂矣。彼等今日感於影之淚，他日下台，則影則一變，或或調回國而繼之以為特務長者，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樂有過之而無不及也。」

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不踰矩一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於中國人則不然，我曾記過：「由於羞見長見中國人，乃復假而遇見中國人，其終乃復見中國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人，以為非此無以為友也。乃至於醫師、衛生、記者、妓女，惟日籍者始為可信可親可愛，反之，其對於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尚未臣服於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者，只有一念曰「殺」，於是乎愛皇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為丁默邨，除了丁默邨之賊殺行為以外，吾不復發見周梅何何種之政策與政術，彼以為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槍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鬥爭，一般人類生活或人事之拖牽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於槍，則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彼乃不知也。」



共島逆賊之願以洩數天之恨

(史可法句) 高龍生作

丁默邨及其部下，也並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會屢次建言於周梅何說：「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我曾寫此事：「彼皆有漢之人也，而亦有血，欲惟欲骨而已，基於骨之缺乏，乃至於專事以日人為可信可親，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在戰場之上向我同胞之軍民，四等、三等、二等、一等，父親的影子全無，終於在父親屍裏，找到了他的衣褲，帽衣下並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濟濟兩兒，父陷海矣，兒等至港，可赴父先生處求救，或至四川江煙處，父歸筆」，說至此他們的熱淚，已如雨點般滴下來，結開後，立即在出事地點迴旋，撈了半天，沒有着落，後來我們曉得，父親會向一個三等搭客的熟友說：「漢奸是無惡不作的，像我這種人，跌了海才能洗淨我清白之身，...」果真他仍舊是書生本色，以死明志了，(他們這時又哭起來)。

記者抱着無限憐憫的心，洒了同情之淚，沒有話可安慰，祇說，「人生終有一死，王先生之死，是死在漢奸之手，但他一死以謝國人，是真的回頭是岸，祇有到死不悔悟之人，才是真正跳下海去，希望兩位多多珍重，為國努力。」(中央社)

開槍，於是送子... 實於東京，留家為質... 欲自異於王樂，或欲自便於濟類，而亦祇由披起，則惟有敢起自殺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愛學子女之不甘心為日本之臣奴，於是其初則種唐良... 工，其終則鼓勇以邁進；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抵，吾至今始知石敬瑭、張邦昌、劉晏、史天佐皆並無快樂逍遙之心境，未必不由於不得已，以至於得已亦不已也。

我痛心的希望國人能够揮淚救出他們來，我願這他們總有一天淪落的悔悟，我相信他們總有一天轉一念以脫離日本軍人的役使。

(五) 條件與政權

總之，我們對於所謂「新政權」，一方面要...

# 汪賊的用途

重慶大公報

汪賊的用途，近來不大聽見宣傳，只是新近民誼在重慶所謂「祖府」，謂將先開偽「中央政治」一會，至於偽偽政府何時登場，初傳三月十五，近則又寂然。這種閃爍的情形，仍是反映日本軍閥的墮落不決。

這件事，在日本軍閥裏也異常沈寂。據「開羅」時，米內有田等何演說，會謂將竭力支持汪偽，那可說是一種照例如此的話。廣藤隆夫的質問，會涉及所謂「新政權」兩語：一、此政權並無軍隊，是否具有生存所必需之權力？二、日軍在中國所佔領之土地，此政權能將其管理之否？這實質問，可謂極盡揶揄笑的能事；而偽偽六藉口無條件「聖戰」目的，橫與波瀾，對此問題置之不答。從此，在日本議會中，就再未提起汪偽問題。

日本軍閥現在明知汪賊無用，但是它仍把這看棋擺在手中，預備不得已時一用。日閣明知汪賊已是全中國所共棄之人，弄他出來，只有更增加中國人的敵愾心；日閣也明知汪賊毫無國際信用，弄他出來，對第三國的外交將更成僵局；但是，日閣仍以此種動聽之可憐，就因為日閣尚可利用汪賊以為欺騙及欺詐日本人民的工具之故？

何以言之？請試言其故：  
日本軍閥對華侵略，歷時兩年半，死人百萬餘，花錢百億多，爲了什麼？只是一句空空洞洞的「東亞新秩序」不足以塞日本人民的怨望。恰好汪賊逃出重慶，給「近衛聲明」作聲響，於是日本

軍閥便拿汪賊當唯一的宣傳材料，說汪偽偽一登場，所謂「中國事變」就專結束，日本人民信以爲真，汪賊儼然成爲日本人民的教主。說「奇怪！此次中日戰事，日本原是侵略者，中國堅持抗戰到底，而日閣却口噴所謂「和平運動」。這種「和平運動」，當然是一種毒藥，用以毒害中國，而另一方面日本人民確是在想望和平，日閣故弄狡獪，使日本人民望梅止渴。這當然是一種毒藥，單是欺騙不夠，它還得欺詐。譬如日閣與汪賊兆銘簽訂的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在我們中國看起來，當然是廢紙一堆；因爲我們在掛號，那種亡國條約怎能生效？但在日閣對內的關係上，日汪是正是日閣欺詐日本人民的利器，像一條鐵鍊子，牢牢的套在日本人民的脖子上。

什麼是所謂「東亞新秩序」？什麼是所謂「聖戰」的目的？什麼是兩年半大戰的結果？日本軍閥從皮包裏掏出日汪協定來，說：「這就是！這就是！這就是！你若不信，有汪兆銘的簽字的證，」至於這協定怎樣兌現？軍閥可以瞪着眼睛向日本人說：「軍部已有辦法，要兌現，你們還得出錢，還得去死！」這一條鐵鍊子牢牢的套在日本人民的脖子上，使日本人民不敢反抗，只有馴順的出錢，送死！這就是日汪協定的用途，這對於日本軍閥當然是

其條件之苛酷與廣泛，在這種條件之下，口新條件「只是正既成事實爲條件，再化條件爲法律的一日助人亡我的機器。

他友誼，我們要看清楚，縱今日方的條件好，這樣不難自保不讓自立的「政府」在日本上議院警察挾持之下，也只能夠「送」，不能夠「收」，即今日方能條件好，他們也無力量收得回來。

由日本方面看來「新政權」決無能力，以結束事變，在國際外交上，在對華政策上，「新政權」是一個障礙，至少也絲毫沒有裨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及「新政權」，終必爲日方所破壞。即令現在的時機很晚，我仍然揮我的血淚，希望汪先生及周權諸君感念輿論，放棄如此條件之下一切活動。（二十九年二月二日）

很有用的。根據這一個觀點，假使日本軍閥將汪偽偽出來，以爲進一步欺騙日本人。這許日本人民之工具，到那時，汪偽偽自然是裏出場的。

說到這裏，我們真不禁要爲日本人民一盡同情之淚！他們是一切茫然，任憑軍閥擺佈。兒孫了，婦孺了，許多良民仍得送死！荷但乾了，計也了，大家仍得換換納稅！但是，爲了什麼這樣犧牲？這樣受罪？自己真明其妙，而軍閥則是一味的欺騙與欺詐。可憐的日本人民！你們應該覺悟了罷！

（二月二十四日社評）

# 敵國的窮相

## 日本經濟學

秋葉弘雄  
知白譯

東京經濟情報雜誌二月版

這是一小都市最近的見聞：火車站的待車室，呈層從來未有的混亂，送客的人們和被送的人們，揚着響亮興奮的聲音，作互相勉勵的酬答。

被送的人，總共是七個，全穿着軍色的國防服，神氣十足，送客的人們中間，有市長，市會議員，警察署長，各學校校長，大部分是市中有名的人物。從這情形來看，那被送去的七個穿國防服的人，一定是市議會的議員。

然而那些人面上既顯着那樣緊張的神色，可以決定這些市議員們決不是借着觀察名義去作訪勝的旅行。並且市民無分老幼男女都來送行，人們只要從這一點來看，便更會明瞭他們這一次的外出，一定是爲着有關全市的大事。

那得火車徐徐滑出了站臺，大家異口同聲發其悲壯之聲，甚至於高呼「萬歲」！……但是，寫到這裏，讀者大概總很願意知道這些人究竟去

什麼地方又是爲什麼目的而出發呢？說不定也許會以爲他們是代表市議會去慰問遠征的同鄉勇士罷？但是，事實却不然這樣。那些捲在歡呼聲裏的市代表，雖穿着威嚴可畏的國防服，

雖然決然地乘車出發，而其目的却是爲着要到東北地方去買木炭。他們是以買炭選手的資格，担着市長的厚望，下了悲壯的決心而出發的。那些向來總以爲這一輩市會議員是無用的贊成市民的，由於這一次選拔他們做買炭的選手，才認得這些市會議員畢竟也有多少的用途。這如果用春秋的筆法來寫，那就說，由於炭的價值，足使市會議員的使用價值因而增高，並且足使逐漸失墜的市會名譽因而恢復。

聞話少提，且說那負着市民大眾的使命而踴躍出發的市會議員，原是爲着要買十輛貨車的本炭，故向着東北地方而狂奔，並且須渡越艱難島嶼，但是，結果終於只能發出一「嗚呼」的嘆聲。原來因爲是無以酬還這些市會議員的憂慮心。他們不僅買不到十貨車，且甚且連一車半車也不會買到，當他們回到故鄉的時節，是頹然黯然地步出原來火車站。

因爲這本炭不足，街上的炭店也對於炭的不敷分配一問題，作種種的協議，結果遂將原來的炭商公會強化起來，用公會的名義，向着木炭產地交涉，去買所有所買到的炭，他們都不惜傾着鐵寒而繼續其和優子一樣的活躍。

同時，這現象又不僅只爲炭店而有而已，就是豆腐店，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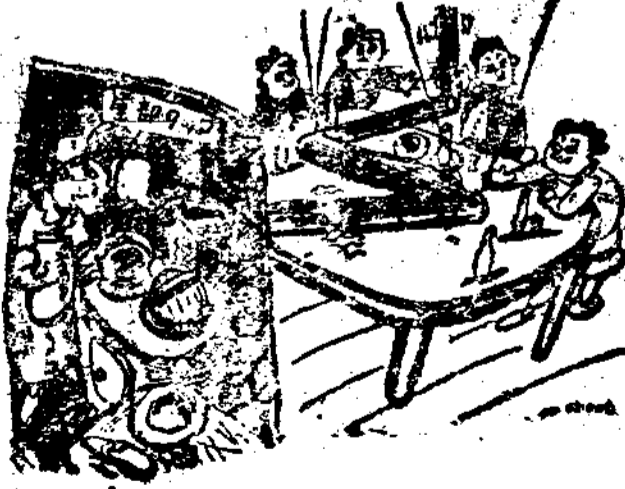
例如：棉織品的禁用，豆腐店也發出悲鳴的聲音。這話是從何說起呢？原來，豆腐店在絞豆的時節所使用的大袋裝棉織品。若是木織織製成的大袋，那裏只消絞一次便……（譯者註，著者之意是說便會破裂，但故意用絞後的形詞使人自去尋味），往下的事就是不論，我想讀者諸君也一定會理解這豆腐店的悲劇了。於是乎，一定要請願，並且要再三請願，而那些豆腐店兄弟們就痛感有確立一個強固的公會的必要。

和這豆腐店兄弟們相反的豆腐店師傅們又是怎樣呢？那些本來具有名人氣質的人氣質的師匠們，不論是一個石燈或是雕一尊石獅，也都把職人魂放在裏面，的確是得頭的藝術家。

！他們認爲關係最大的事，是擔着一柄鑿子的足以自豪的職，不是工會，也不是團體。和什麼工會運動都無涉的他們，其職人的氣質是從幾占分天地以來就有的。

但這些石店的師匠們，也終於被獻上他們所喊不慣的什麼「委員」什麼「理事」的頭銜，以商工當局爲對手而開政府的交涉。這究竟是什麼力量使他這樣做呢？原因是在做石工的時節要用焦炭，而焦炭却也告了不足。焦炭不足，於是乎石店的師匠們也裏頭中站起來，說是：「給焦炭罷，把焦炭給我們罷！」

但這些石店的師匠們，也終於被獻上他們所喊不慣的什麼「委員」什麼「理事」的頭銜，以商工當局爲對手而開政府的交涉。這究竟是什麼力量使他這樣做呢？原因是在做石工的時節要用焦炭，而焦炭却也告了不足。焦炭不足，於是乎石店的師匠們也裏頭中站起來，說是：「給焦炭罷，把焦炭給我們罷！」



節煤新法（廚房烟燻，權作暖爐）——日本國民新聞

在這從豆腐到石糖都在公會通  
 其重要的礦安及其他的肥料，便當  
 都已有盡畢生的力量來設立全縣販  
 賣聯合會，該有以調劑供給和需要，  
 但結果那個販賣聯合會還是要再加強  
 一下而發展成了共同販賣公司。

地方的肥料店，兼售食米，門外  
 的肥料，大概都很少，一旦要他們來  
 去這三四代傳下來的肥料，加到共同  
 公司中間，雖常常還有點戀戀不捨，  
 但當然會發生苦悶，但因時值不如此  
 便不能得到性命攸關的商品，也就只  
 好棄了他的煤炭，在貧寒求足的下而

### 瀕於破產的日本農村

香港國民日報

去年日本的稻作所以特別過勞，  
 一半固是由於天災，另一半則由於「  
 人禍」。這所謂「人禍」，當然是指  
 人營的戰備而言。其製造過勞又當是  
 日本軍部的軍部。

因為日軍部所發給的申日戰爭，  
 屬於日本農村是一種極重的負擔。第  
 一、農村須負擔作戰的兵力，第二、  
 須負擔製造軍需的勞務，第三、須負  
 担戰爭所賜予的稅餉和費用，而去年  
 日本所關的米荒，大半就是這農村負  
 担過重所造的結果。

據日人自己的統計，全世界各國  
 中從事農業的人口數，以英國的百分

加入公司。  
 另一方面，山村的農民，本來就  
 因缺地不足的緣故，缺乏米麥的供給  
 ，到得最近當然更感缺乏，因此他們  
 也想出了一個辦法。那辦法就是時代  
 逆轉的物物交換，木炭和木材，是山  
 村的特產，遇有人來買，他們就伸  
 着要米的手，於是：「我們不要錢，  
 我們要米，請拿米來換。」  
 木炭的炭要換一袋的米，能換米  
 到那裏，能夠換到木炭，那日本銀  
 行發行的紙幣（指紙幣）不  
 山村炭炭人，一晒了。上面所說的某  
 市的議員們，其所以空手而歸買不到  
 木炭，就是因為他們不曾肯拿米換。  
 （香港國民日報）

### 悲慘的日本人民生活

日本財界巨頭之自白

日財界巨頭最近與記者談及助勇  
 ，元日在東京朝日新聞發表一紀念  
 所謂皇紀二千六百年（自神武天皇開  
 國算起）的文章，長吁短嘆，道出了  
 當前國內經濟情形之破碎，以及民  
 不聊生的慘狀。原文略云：  
 「迎紀元二千六百年，今天日本  
 實面臨着未曾有的重大時局。  
 「今天，民間充滿了「米不足」  
 ，「錢不足」，「無家可歸」等等的  
 呼聲。想起來，國民生活的必需，實  
 和軍需品有同樣的重要性。因此，國  
 民生活必需品，必須確保，給國民以  
 安心，實屬必要，自然必要以上，或  
 必需品以外的消費，須加以限制，必  
 約，不能浪費，如遊樂子，泡酒玩水  
 ，應該節約，官民，要加重自肅自戒

樣的米會有六天！因此去年日本的  
 產米量，便比往年減少了二千萬石，  
 而產米量減少的米糧。

農村所減少的人口，有一部分是  
 被召從軍，其餘的大部分大概是分配  
 到下面的各項用途：第一、是為軍需  
 工業所吸收，第二、是為普通工業所  
 吸收，第三、是在軍部的移民計劃下  
 移到中國東北等處去做國家的農民  
 ，第四、是轉到商業方面去做小商人  
 。在這移出農村的時間，除却稅  
 軍是出於強迫之外，其餘全仗農村破  
 產而形勢所迫。因為自從少發動  
 以來，農民負擔日重，而收入則日  
 少，往往終年辛苦經營，還不能維持  
 其極低下的生活水準，因此遇到城市  
 工廠招收工人，便都棄其鋤去做工  
 廠的工人，其不為工廠所吸收的，就  
 改營商業，或棄着移民的機會離開他  
 的祖國，求有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  
 活。

農村人力的減少，固然是以造成  
 饑饉，而耕地的減少，也是造成饑饉  
 的副因。耕地的減少是逐年加多的，何  
 以反而減少？這不能不說是日本特別  
 的情形。日本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  
 七年的五年間，在建設的名義下，犧  
 牲了不少的耕地，平均每年所犧牲的  
 耕地面積，是三萬町步。而在一九三  
 八年所犧牲的耕地面積，則為四萬七  
 町步，這些耕地用途有五：（一）

「當前經濟的困難，以表現集中  
 於物價問題之上，物價的抑制，無論  
 如何，必以生產和消費的均衡，為  
 必要條件。所以一方面在物資一分  
 必須增加生產，使供求圓滑化，他方  
 面通貨部分，必須在消費的抑制  
 之下，收縮流通中的通貨。」  
 澤氏旋對現行產業統制（官營或  
 的統制），表示不滿，他說：「產業  
 之國家的統制，日益擴大；但我以為

飛機場，(二)鐵道，(三)道路，(四)工廠，(五)住宅。雖在另一方面，由於開墾墳塋等也有可以補償地方，但減少部分，都是肥沃的地，而新墾及墳塋則多屬瘠土，不宜耕種；同時，新墾及墳塋面積也不如改作他用的耕地之大。例如一三三七年的耕地面積，是六〇九八，二八二町步，到了三九三八年，却只剩了六〇七八・二八二町步，即減少了二萬町步。這種耕地減少的情況，眼前是無法糾正，縱有整地，也沒有補償的可能。因為農村勞力不足，已行的耕地尚無充分利用，實地無開墾餘地的可能。

人口減少，耕地又減少，這又如何維持其原有大量的生產呢？於是許多研究農時問題的人們，就都主張機器肥料來彌補。力的供給。可憐也這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幻象。一則肥料原料，大半都用在製糖等產品上面，現在農民只求有六七成的肥料，尚且不敷用，更何論於增加？二則肥料原料正在被製造者壟斷，無暇過問農民，國外備有肥料，無暇過問農民，國外備有肥料，無暇過問農民，國外備有肥料，無暇過問農民。

看悲慘的生活。俄國實行集體化，那裏無異於不而求食，因此今年日本的產米上將繼續減少，絕對沒有增加的可能。

### 益趨嚴重之日本米荒

重慶大公報

日本今年食米不足，不但個人這標估計，就是日本政府從前也公認。據我們根據統計的估計，不足約數目，在兩千萬石。但從米內閣上台，農相島田說，不米荒的數量不足，不過流通不良，所以鬧出米荒。他這種話是在安定人心，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至於米不足的事實，決不是真相一句話就可以否定的。我們再拿出他們國內負責任者的話，來說明日本米之不足，是不容諱言的。農友「是研究糧食問題」專門雜誌，今年一月號，有一川島主計中佐一覽表，長期設下之缺後食米占百分之三，說日俄戰爭的勝利，是日本運年大豐收，士兵能安心作戰所致。最近說現在是長期戰爭，糧食不足不在今年，真正的難關，却在明年。農作人馬之出征，肥料配給不足，自糧食問題擺在面前。若對於今年之米不足，尚表示不乎恐慌，則將來更有不堪設想者。要之，目前日本食物之現況，糧食一項不足，且值一分之不足，故希望國民向政府請兵說，可以安心作戰，米之不足我們有辦法。

如果，妨礙企業的創志，供求的以消化。政府應儘多信賴企業者，無遺憾地讓他們去發揮自治的統制力，充分活用，民間方面則當然和政府協力，充實設備，克服戰時經濟的困難。

最後，氏對於人民與政府向垂注，至為憂慮，也認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方式，實在要不得，並說：「政府應將其廣告之國民，常將所信公之天下使國民能夠理解。唯有獲得國民的諒解，相與協力，始能一致一致，克服戰時經濟之困難。」

與不作酒所餘出的四百萬石，和再由湖洋輸出三百萬，一計計人後，所實缺的數字。我們估計他缺三千萬石，這種種節餘方法並未計其在內，所以他的數字和我們的數字相差有幾倍。我們由他的話，知道日本半米餘額外不折不扣運往米荒二千二百萬石。這二千二百萬石，我們曾說過，不再多說。



節食新法  
用磅秤限制食量  
日本國民新聞

「川島主計中佐」還告訴我們，今年缺米不算厲害，難處還在明年。因為農作人馬之出征，肥料配給不足，有種種困難，擺在面前。屬今年又將六次徵收，所以明年更難。這話是值得注意的！

日本耕田，用牛是馬，並不是牛。這和中國不同。他們所用耕田的馬，帶來中國打仗，打的打死了，

沒有打死的也不能得耕田，這種情形今年比去年更嚴重，因為戰局愈擴大，是想像得到的。至於他的人也同樣的情形一樣，不要多講。

至於肥料一項，却值得解說。日本當明治維新的初年，每年收米不過三千餘萬石，目前可以收到七千萬石，增加一倍。這幾年來，田地的面積固然增加，但是增加不過一二成。所以收成的增加，大部分是施用化學肥料的結果。化學肥料之於土地，也與藥片之於人類一樣。土地施了化學肥料，若偶然不施肥料，或施他種肥料，農作物就生長不良，收成大大的減少。亦猶人吸鴉片煙，一時不得煙吸，就完全喪失活動力一樣。所以我們平日講「日本土地也吸鴉片煙」，就是這種道理。日本年來用化學肥料，是硫酸、（硫酸）鹽、磷酸加里三種為大宗，此外還有磷化學肥料的豆餅，也佔重要成分。

硫酸製造工場從開辦後，一部分變為火藥工廠，與毒氣工廠。其仍然製造硫酸的，因為缺乏電力與煤炭，不能照平日出貨，這是化學界的事實。本月五日淺野田在眾議院答大口喜六的質問，對於這點也公然承認。

鹽業肥料，本是吸收天空中的天然鹽素。但是這鹽素設備，大部分已製造火藥，不能再製造鹽業肥料。就是目前即時轉變再製造肥料，也是

因為時間短促，和電煤缺少，不能得到需要的量。

硫酸加里肥料，這種原料的鹽，是由非洲輸入的，在戰前每年是七十萬噸。自從七七開戰後，船隻要運糧軍除，運糧的船減少，所以這種肥料

的生產也減少了。去年戰事起後，船隻更缺，非歐各國從前租給日本的船，都完全收回。日本山非洲運鹽，陷於不能的狀態，所以硫酸加里肥料今年要完全絕跡了！

以上三種化學肥料，今年恐怕最多只能得到三分之一，影響於日本農作的程度，更甚厲害。至於非化學肥料的豆餅，是我們東北的產物，現在日本支配下，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奇怪，這種肥料今年也發生問題。因為鴉片煙，受日人指使，要剝削

### 戰時敵國側影片

過去某一時期，在敵國會經過過有識之士所描寫的早婚，近來漸漸有被敵國當局獎勵的傾向了。它確實排擊所以，當然是顯為合理，正確而科學的。此點雖三尺之童，似亦可知，無用贅述。可是長期的侵略戰爭，已經使敵國內的不少事理以不合理為合理了；且看其早婚的理由：「這是所謂「人的質」的人口增加，當務之急云云。」至於人口之所以而增加，當然是由於人口日趨減少的原因所影響。將來，再問人口為何而減少呢？這道理明後，蓋大多數的「皇軍」已經化為「無言的戰死」的一柱一柱的骨灰了。這是敵國軍閥侵略「征服」的結果之一。

東北農民，把大豆賣七元一百斤之價，由「公」收買，然後再賣。所以農民為抵制起見，由去年十一月一日起，不賣大豆。沒有大豆就製不出豆餅。這問題將來就是解決，也要過一段時間，影響不小。

今年雖然缺肥料，米的收成更要減少。在今年民食已是絕無辦法，今年收成再減少，明年不是越發要餓嗎？

「川島中佐」告訴我們，日俄戰爭日本的勝利原因，是「年大豐收」。同時官紳主計少佐，也在「糧友」發表一文，題為「關於食糧者勝於戰爭」，所以我們必勝，日本人也承認了。因為這三年來，我們是大豐收，存糧如山，他們是大歉收，人民要餓死呵！（二月二十一日社評）

### 張十方

為了加緊剝削老百姓的所有以供侵略戰爭，敵國在軍部支配下的當局，早已高叫出「廢除戰時下奉業」的口號了。目前已被逐漸實施的，有所謂「奉業機關」營業時間的縮短，有所謂「舞踊的或種娛樂的禁止」；等等。

敵國的老百姓在軍閥長期壓迫剝削之下，早已戰戰兢兢，萬般痛苦。而長期的戰爭與不安，更帶給他們的痛苦以無限的苦悶與焦慮。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總會想從物質的享受與肉體上尋求一些暫時的慰藉。故年來敵國的娛樂場，無不生煙照燈，大發其「侵略財」。如今一紙公文，嚴

格限制；且不說老們的收盤而不收買，老百姓方面早已絕望了。有的說尋求事業的不一一定是有人，不少勤勞者是必要若干的安慰的呀！有的說往昔是思想被縛，如今這娛樂也要遭摧殘了！

且看有一天民衆的種種憤慨，總會聚為敵國軍閥的地基下的海嘯。

敵國新聞相繼擴大，不久於其一篇大作中述及這層的一段話：「奉業動員以來，除了軍隊以外，普通的日本人在中國工作的，數在二十萬人以上。還有在進行的，更何止調查的名目之下前往旅行的，更何止數萬人或數十萬人！這些人就算不帶很多錢在袋裏，可是單單旅費一項，這多的人所帶就要莫大的金額了。假定一人用百圓，二十萬人就要二千萬圓；若假定一人用三百圓，就要六千萬圓了！……更據據報所載，藉口觀察而進出的日本人中，在上海抵滬而送還情者，數也不少！」

這位商相不愧為一位算盤高明的人，可是市儈就常常不免於此。一個毛病，就是眼光短少，孜孜於利。而不知從大處落墨。即如這位市儈商相吧，只斤斤於這一筆小支出，却想不到算一算每月用於軍事的戰費，是五萬萬日圓以上，以三十個月計算，總金額是幾多？更不知敵國算盤，第一算三十個月以來死於中國戰場的日本兵，一共值多少錢？（重慶時事新報）



### 十九、憲政與地方自治

#### 行政部調查陳之邁

本報記者陳之邁，自到任以來，即積極進行各項調查，其目的在瞭解地方自治之現狀，並尋求改進之途徑。據其最近之調查報告，地方自治之現狀，可分為三民主義之實施與否，及地方自治之程度，而其中尤以三民主義之實施為最重要。據其調查，目前地方自治之程度，尚屬初期，但已有顯著之進步。其進步之原因，在於國民政府之推行，及地方自治運動之興起。然其進步之障礙，則在於經費之缺乏，及民衆之認識不足。故欲使地方自治之程度，有進一步之發展，必須解決上述之障礙。此即本報記者陳之邁，行政部調查之主要內容。

### 二十、省縣地方自治

#### 問題

#### 參政員孔庚

地方自治問題，可說就是省縣行政問題。地方自治之實現，必須由省縣行政之改革而始。目前省縣行政之改革，尚處於初期，但已有顯著之進步。其進步之原因，在於國民政府之推行，及地方自治運動之興起。然其進步之障礙，則在於經費之缺乏，及民衆之認識不足。故欲使地方自治之程度，有進一步之發展，必須解決上述之障礙。此即本報記者陳之邁，行政部調查之主要內容。

地方自治辦得好，才能說得上縣政。縣政辦得好，才能說得上省政。省政辦得好，才能說得上中央。故欲使中央之政策，能貫徹於地方，必須由省縣行政之改革而始。目前省縣行政之改革，尚處於初期，但已有顯著之進步。其進步之原因，在於國民政府之推行，及地方自治運動之興起。然其進步之障礙，則在於經費之缺乏，及民衆之認識不足。故欲使地方自治之程度，有進一步之發展，必須解決上述之障礙。此即本報記者陳之邁，行政部調查之主要內容。

### 廿一、實施憲政的前

#### 提

#### 政治部設計委員紀清濤

憲政時期，年以來，到今年還沒有有一個能夠完全自治之縣。這固然是由於經費之缺乏，及民衆之認識不足。然其進步之障礙，則在於經費之缺乏，及民衆之認識不足。故欲使地方自治之程度，有進一步之發展，必須解決上述之障礙。此即本報記者陳之邁，行政部調查之主要內容。

府官更抑或是販賣一卒。政府既決定明年三月實行新縣治，我希望這僅實施，是真正的、徹底的。我更有點想先進行知識階級者，改變階級的態度，參加實際工作，一方面要漸漸從政府去工作，一方面更要協助政府去工作。我們必需以最大的努力，使地方自治之程度，有進一步之發展。此即本報記者陳之邁，行政部調查之主要內容。

### 廿二、憲政與地方制

#### 度

#### 著作家張友漁

試觀以來，全國通誌，一致對外，在民族解放鬥爭的過程中，早已樹立起全國統一的基礎。一切過去的中

央和地方，革命與非革命之間的糾紛，都解決於對外的民族矛盾之中。似乎所謂地方制度問題，也不應該成爲什麼問題了。其實呢？這並沒有根本的解決。第一，當一九五五年「草率」的解決，雖在「均於制」的原則下，表面上，已沒有所謂聯邦制與單一制，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論爭，但實際上，省、縣、市、鎮、鄉、村、各級地方自治組織，仍成爲爭論的焦點。例如它的初稿，便曾在第六章所謂中央與地方權限一節中，列舉着中央與地方權限修正稿才刪掉了。第二，在抗戰過程中，由於地方自治的實際變化，各地方軍事的力量之發展，以及黨政軍一元化的逐漸實行，這使中央和地方之間，依新的標準，重新權限，成爲必爭之點。第三，抗戰的結果，必然地，會使地方自治組織和抗戰前不同的現象，影響到地方制度的本身。例如淪陷數年的東四省，抗戰勝利後，是不免能引起政治上的社會上乃至民族成分的變化，仍使抗戰以前的省、縣、市、鎮、鄉、村，又如綏遠，察哈爾，由於一部分論者，認爲「偽滿洲國政府」，將來以後，不是仍保存和抗戰以前同樣的體制，也是問題。在實行憲政時，決不能忽視這些事實。（見《民權》月刊）





飾青海省馬主席派員送西甯重拉木登珠赴藏，所備經費，曾由中央撥發十萬元，并另給西甯所派格倉佛回藏經費五千元，青海馬主席派派師長馬元海為送導，沿途備辦，惟以西甯至拉薩，路途遙遠，多春雨季，大霧封山，不便行走，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始由馬專員等護送，自西甯起程赴藏，蒙藏委員會亦派員孔慶宗，於七月一日由

濟經康入藏，先行佈置一切。一行由西甯啓程後，沿途極為順利，九月二十一日抵西藏黑河地方，二十七日抵熱振寺，熱振呼圖克圖以下均往恭迎，十月七日抵拉薩，駐錫羅卜藏岡，達賴大師之別墅也，上列各情，均係某報中央核准辦理。至中央特派大員吳委員長係於十一月中旬，由濟經藏飛港，經仰光印度抵加爾各答，再乘火車至噶倫布等地，改乘馬入藏，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抵江孜，十五日抵拉薩，熱振代表札薩克布，及噶倫丹，巴嘉薩，熱振呼圖克圖，及高僧僧官等千餘人，郊迎十里之外，備式極其隆重，歡迎情緒之熱烈，尤屬空前未有。

吳委員長到拉薩後，即會同熱振呼圖克圖籌商舉行大典，會以青海訪得之重拉木登珠，靈異特著，與熱振卦驗觀海及通靈法降神所示情形，均極符合，并經西甯僧俗大會公認確為十三輩達賴之呼喚轉世，乃呈奉國民政府三月五日令開：

(一)青海重拉木登珠靈異性深，靈異顯著，查係十三輩達賴轉世，應即准予抽籤，特准擔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二)拉木登珠業經明令准繼任為十四輩達賴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由行政院撥款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此令。

至是十四輩達賴之呼喚轉世遂確定為拉木登珠

除以熱振呼圖克圖為第度師，晉贈給一吉尊降巴阿旺益喜丹增嘉祥鎧一名號外，并定二月二十二日為坐床大典，由吳委員長照料坐床，同時呈報中央將呼喚轉世以字據撤撤而繼任西藏之法統。

### 十四世達賴即位紀

【拉薩通訊】達賴喇嘛十四世同歲即位之首次典禮，已於十月初旬，在拉薩以東二哩許之畢格耶寺(Bigyel)隆重舉行。該處係在一山麓附近之平原，在此平原上原有彩棚多座，排列成正方形，凡三區。中央黃色之雕壁內，則懸掛之禮帳在焉，帳外作金黃色綴以藍色之花紋，備極富麗。帳柱上鍍金作鳥獸狀，中有孔雀，此即該帳所以命名孔雀帳之由來。內懸有各種綉緞，上鋪金龍。柱上並垂以緋紅及金色之旗幟。帳中置寶座，上覆絲綢，前蓋白緞。是即達賴之寶座。歡迎者五連成行列，以便達賴，當衛隊樂樂之聲自遠處傳來，互相區區，謂「法駕至矣！」片刻之後，高大之旗幟乃在香霧迷漫，萬頭攏動中出現。山嶺上之里格耶寺內，號樂所奏，千萬聲無聲之讚美，乃爭趨前以瞻仰此白蓮蓬之西甯達賴而來，行將駕等統治者之五輪幼童。行列之首，為一隊制服華美之兵士，繼其後者為頭戴蒙古式絲綢帽，手舉旗幟之馬隊。再後即為各級官員，身著緞袍，騎馬而行在此此其人馬之中，新達賴乃在其寶座大轎之玻璃窗中顯現，以沉靜之面容注視歡迎之羣衆。達賴之父母與兄則殿於其後。下轎後少息片刻，隨即換乘鍍金之肩輿，左右各以孔雀及金絲之羽扇各一，護送孔

### 西藏與內地佛教因緣

佛教流布西藏之第一因緣

向達賴呈獻白絲之披巾，並敬致達賴之祝願。達賴身著黃色緞袍，首戴鍍皮黃冠，莊嚴端坐，引手以換朝拜者之額。或以綵布以纏之，或以杖以祝願。呈獻納喇之禮告終後，侍者乃以飾有土耳其玉之金盃進奉與達賴。此茶先由神醫官更嘗之，然後始斟於大翠碧杯中，奉請達賴。達賴年齒雖稚，而其莊嚴自持之態度，殊足令膜拜者咸為感佩。彼在此種禮之尊嚴中，處之泰然，絕似素以禪習於是種環境者。雖在大典將終時已有倦態，然自始至終，毫無失儀之處。

佛教流布西藏，據藏人傳說是在東晉之末，當時西藏尚無文字，自維羅為信史，惟唐貞觀中，贊普松贊布布文成公主後，內地文化遂大量輸入藏境。公主天生賢明，信奉佛法，輔佐贊普創精圖治，制作典章，廣建福提，開揚佛法，並派僧徒三若等前赴印度，學習梵文，蒐集典籍，創製文字，翻譯經文，於是印土僧伽如蓮花生等乃得乘此因緣，絡繹入藏，故西藏佛教之流布，實肇自內地。

晉及元代，藏土佛教更推廣至蒙古一時，元世祖封高僧法皇巴魯大寶法王，象徵全藏佛教，是為西藏法王之嚆矢。至明永樂間，成祖遣僧特慈，遣使迎藏僧哈立麻至京師，封為西天自在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又封大樂大慈二法王，於是其徒爭來朝貢，稱頌京師，所封有開化、國師、轉教、護教、贊普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禮頂大國師者九，禮頂國師者十有八，崇禮之隆，冠絕各代，佛教之

每週人物

美大使詹森

夜英

詹森是一個同情中國的美國外交家。在他到華後不久，便學會了中國語言，現在他非但已能閱讀中國的報紙，也已能掌握中國的古典文學了。今年已五十四歲了的那一個急進的外交家，會因為務關係而從北平到過遼東的瀋陽，俄化的哈爾濱，多山的漢口，繁雜的上海，環河的重慶和偏僻的長沙。在廿四歲的時候，他已遠上海任海軍了。一天，爲了證據不足，他會釋放過一個被控偷竊四隻鴨子的一個苦力！第二天却發現了在他自己鴨池裏的四隻鴨子也已不翼而飛。一九一八年中，他便回返美國而入國務院遠東組服務。那時他才第一次知道國務院是怎樣的一個機關：它不是一架製造政策的機械，不是一所專養馬匹的馬房，祇是爲一個人（總統）而設的一個極端專門的考究團體。一九二三年，在橫濱大地震後不久，他會到過日本。

在他應訪東方各國而再度回國以後，他便升任國務院遠東組主任——政策的鏈鎖中的最重要的一環。一九二七年，當他已年四十歲的時候，又升任國務院國務卿，兩年以後，他就擔任爲駐華公使。詹森出任美國駐華公使以後，爲了他的職務關係，中美間的關係便更親善起來。直到一九三一年，一個高高的，瘦瘦的，

樸素的美國女教員貝克和她的兄弟一起周遊世界而到華以後，他才有家室，那時他已是四十三歲了。貝克和詹森本來是世交，她到北平以後，便中止了她的旅程，在結婚的前一天，那獨身的詹森才悄悄地把他倆的喜訊告訴給友人。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詹森便由公使晉升大使，他的薪金也出一萬美元而增加到一萬七千五百美元。這一位肥胖的，在外表上更像是一個商人的詹森大使，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他會在穿襯衣和正在閱讀一冊神怪小說的時候，接見新聞記者。他愛大聲唱一支雄偉的歌曲，尤其在宴會席上。當他在喝酒的時候，喝得總不多，當他在吸煙的時候，吸的總是「哈格門牌」香煙——一種價格相稱的煙支。他還常唱上幾支中國歌曲呢，他也許玩弄琵琶。在重慶時的詹森每天的起身時間是早晨七時。進食早餐以後，他便乘坐一房由四個特別壯健的夫扛抬的轎子而赴使館辦公處。在那裏每天平均總有四十封左右的電報需要他拆讀和答覆。在電報拆讀的時候，他又常會閱一些小事而轉赴我外交部的。他最愛讀的小說是「阿羅斯漫遊香境記」，不論到那兒總是把它帶在身邊的。

每週人物

盛，於斯爲極。其後乃以僧徒放快，教律以弛，邪說橫行，正法廢替。復有崇釋巴大師乘時崛起，改革舊教，創立新規，事備情持，屏棄怪誕，西禮律教，至是頓放異彩。永隆巴之決，由漢蒙珠巴及風珠巴二大弟子世世轉生，傳其衣鉢，相繼受設古佬達任所晉達賴班禪之尊號，達賴班禪之名遂由此始。至清初第五輩達賴，更能統一全藏政教之權，確立法王基礎。至雍正乾隆之際，清廷會同平西藏內亂，並議定廢喇嘛之優犯，使西藏法統得以維持不墜，而西藏政治之權亦自是確實內屬，故西藏佛教之興盛者，由於歷代帝王護法之功也。

◎國府成立後對西藏佛教之重視

迨至清末新政不備，十三輩達賴被迫出走印度，至民初始回西藏，中藏間政治關係形勢岌岌，內民族一律平等及信教自由之意，對西藏佛教特加保護，十三輩達賴乃於十八年派代表常駐京都，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遂復日趨密切，至廿二年，十三輩達賴圓寂，中央顧念西藏，特派黃慕松專使於二十三年入藏致祭，並通諭達賴大師封號，藏政府以下及僧俗民衆莫不熱烈歡迎。代攝西藏政教大權之熱振呼圖克圖，擁護中央，尤爲誠摯。抗戰發動後，全藏政教領袖及僧俗民衆，莫不一致擁護抗戰政策，並願將新藏勝利，其同仇敵愾之心，與內地同胞殊無二致，此則繼承十三輩達賴大師之遺志，而更進一步之表示也。

現在抗戰已屆最後勝利之期甚近，而十四輩達賴大師又轉生於西甯，西甯爲黃教領袖宗喀巴誕生聖地，亦國內地，接近中樞，大師轉生於此，豈顯示其不忘師承，反傾誠內向之旨，將來開攝黃教普化西藏，領導全藏同胞，在中央統一政權之下，共同努力，撲滅東亞之惡魔，實現世界之和平，則今日坐床大典，不僅爲全藏同胞之慶，亦全國及全世界之慶也。

# 蔣委員長長的求學時代

勞天

蔣委員長於九歲時便被送進一個村塾裏去讀書。當時鄉下的風氣，還沒有開通，像蔣氏這般年紀入學，在鄉下人口裏還覺得驚奇的。

當時蔣氏所讀的學塾，就是現在蘭溪中學的舊址。——風。學堂。他年紀雖小，却很好學，並且他覺得做學生也是很快樂的。學校裏的課程，以國文（四書五經）為主，每天學生都在那裏朗誦地背誦國文，至於書裏面的意思，他們却不求甚解。他從小便和別人不同，一定要把意思弄個明白了，解得快快。當時他可說是一個懂得「乘而後問，已得而後之學」的道理的人。但是當時教授的方法，本不注意理解，所以使得他的老師對他覺得頭痛，甚至對着他的母親，也不免要發說：「府上的學生太愛多問了。」

蔣氏在這間學塾裏的時候，有過一段所謂「城隍之盟」的軼事。據石九蘇太的蔣介石傳裏的記載是這樣的：

「蔣氏這時有一位知已的朋友，就是王正廷。一天在放學後，這位姓王的少年，與許多孩子到城隍廟上去，大家在廟牆上跳繩跑馬的玩，忽然這位王正廷一個不小心，就從城隍廟上而滑將下來，幸虧在中途被廟牆上高懸的樹枝牽掛着，沒有掉下去，身體懸在空中，否則要粉身碎骨了。」

「在這時候，那些廟中的孩子，都嚇得面如土色，不但不敢去救，大家一個個地逃走了。只剩在這一個人大聲呼救，才被經過的某人救下，送進一

條生命。

「第二天，王正廷把這件事告訴給好朋友蔣介石，蔣氏聽了，十分生氣，舉起拳頭，就往外面跑，一面嚷着說着：『這些壞孩子，原來要害你。』好，隨後收拾他們去！』王正廷見情形不對，於是趕快上前阻止他說：『用不到這樣生氣！這和他們有什麼關係，都是城隍廟的不好呵！假如沒有城隍，我也不會有這種災難。我恨那惡可惡的城隍，將來非不能做大人物，如果我做了大人物，一定要把惡化的城隍拆掉！』蔣氏聽了這句話，想起來倒也不錯，就向王正廷發誓說：『好吧！你和我，無論那一個，將來如果成了名，就先拆這座可恨的城隍廟，拆掉！』這就談事，到了蔣氏與師非仇，拆廟毀廟浙江一帶軍閥的時候，才有了了一個結局。——由蔣氏令人拆掉了這座城隍廟。」

在風雷學堂讀了幾年之後，又轉入蘭慶學堂。這學堂不用說是和蘭慶學堂一樣。

蔣氏從普通學堂畢業以後，他的叔父勸他去經營商業。但是蔣氏却志在當兵。那時一般人對於軍隊的印象並不見得良好，所以村人聽說他要當兵，大家都開話他不肯學好，沒有人對他同情。但是他的母親，却不和村人一般見解，她以為如果果能國家着想，應該送就一般優良的軍人出來。蔣氏既得母親的贊成，於是他就決定了到日本去學習軍事。在那裏，他第一次遇到了陳其美——一個著名的事業領袖。但僅僅是他不能考入日本軍校，為的

沒有官方的介紹，中國學生是不准進去的。於是不得不已只好仍返中國，並且開始準備投考保定軍官學校。

那時浙江省投考的學生，大約有六十多人，都是年紀很大，年事最長的，只得蔣氏一人。考試官們看他年紀太輕（只得十八歲），起初不敢讓他進去。後經他力爭的結果，才得准其錄取。

他在這間學校裏時，對於功課，不用說是非常努力；而這學校原是袁世凱所創辦，備辦這學校的宗旨，表面上是為的改良中國的軍制和防禦外侮，實際上却是想造成一班保自己利用，以發展他野心的軍隊。蔣氏對於這點也是復明瞭的，所以他然定意志，只願專心攻讀，希望自已日後能夠真正軍民黨，為國效勞。

蔣氏在彼時，曾發生了一件軼事，據「最高領袖蔣介石」裏的敘述是這樣的：

「有一天，因為和一個日本教習爭論得突，竟發生了如下的一件軼事：這教習在講演衛生學的時候，指指放在桌上的一立方寸泥土說：這一小塊泥土上，能有着四萬萬隻微生蟲。他又說這泥塊正好比是中國，因為四萬萬個中國人正像這些微生蟲一般，都伏在泥土上。」

「這卑劣的比喻，使蔣委員長感到非常憤怒，他直衝到講台前面，當即將那塊泥土撕成了八小塊，大聲地叫着：『日本有五千萬人口，他們可是像五千萬隻微生蟲般伏在八分之一立方寸的泥土上面嗎？』那教習聽得地開道：『你是革命黨？』那時革命黨就有處死的危險，但蔣委員長却神色泰然地答道：『我極願知道你的比喻是否恰當。你不應該用別的問題來支吾過去呵。』那位受驚的教師

日本前國務卿，但後來他要求軍校校長是前蔣委員長，幸而校長知道這完全是日本軍隊的通病，所以對蔣委員長更增加了一層，便算了事。

蔣氏在被一年後，正當其世凱派遺留日學生的時候，他因為「請優異，也在被選拔之列。實氏當時派遺留學生的用意，原來想在日本造就出一批優秀的軍官，來供自己利用。然而蔣氏却完全看破了實氏這野心，他深明大義，所以和實氏處在反對的地位。

況且當時滿清政府和實氏的政治，黑暗腐敗異常，人民對於這樣的政府，早就失掉了信仰。蔣氏顯見這種情形，他的革命思想，不覺油然而生了。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蔣氏和三位同學，東渡日本。在這三位學友裏面，其中二人是實氏的至親，另外一個又是保定軍官學校主任的親戚。只有蔣氏一人，完全和他們沒有關係。

蔣氏抵達日本時，首先便進了東京的嶺南軍事學校。（Shinpo Tokyo）這學校是中國軍政府派中國學生升入日本軍校作一準備而設的。在這學校中，他對於每日缺少得而且小書中所描寫的那種飲食，絕不覺得非常不慣；但他知道日本的人民，祇要有一二兩錢，再加上一二塊錢的魚和一小盒蔬菜或大碗（湯麵）已經覺得很滿足了。我們說他這思想，這些於他是決不會餓他的，於是他便決心訓練自己來適應這新的環境，用着那東亞腰帶的舊法，他漸漸地適應了這貧乏的食物了。從此以後，他的食量就一直很有限，那以前因飲食過多而引起的舊病也漸漸地連根治癒了。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那時他是怎樣地在刻苦耐勞，從這裏可以看出來了。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他卒業於嶺南軍事學校後，即加入了日本新滿洲第十三師野戰（高田 Takeda）聯隊，成了日本軍事專門學校的一名儲取生。當他擔任這隊裏工作的時候，非常努力，任何勞苦甚至下賤的事，如牧馬掃靴之類，他都担負了起來。

當時該聯隊的師團長，就是以後有名的「長瀨將軍」長瀨外史氏。長瀨氏在幾年之後，曾發表過關於蔣氏的回憶錄，他這樣說：

「我在當時不會想到蔣君會達到他現在所得到的地位的。最近我也問過他從前的聯隊長，他也告訴我：他會預感到蔣君必有成就，但沒有想到他會成爲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

「我自己常自驚奇，爲什麼一個平庸的士官學生會成爲這樣偉大的人物呢。終於我得到了答案了。民國十六年，他在中國下野，到日本來。有一天下午，我請他吃茶點，同時也聽了從前的聯隊長（作者按：該聯隊長係松上校，蔣君對聯隊長，他的模樣，與其說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倒毋寧說他好似一個青年外交家。他談話時呼我其他的客人爲他的上級長官，雖然他知道，在這個時候，我們是沒有權利接受他這樣的尊稱的。

「在他離開日本之前，他在紙卷上寫了四個字，這四個字就是「不負所教」，並簽上了他的姓名，我會經幫助了許多中國人，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與蔣君相比擬，直到現在還不忘懷於我們在這許多年前給與他的幫助和善意。這樣地，我才得到了一個結論：在日本求學時代並不出什麼異彩的這位「蔣君」，其所以能夠達到他今日的地位，大概也就是因爲他有着這種美德的緣故。

「當他一九二七年來日本的時候，正是政治風

雲湧的時期。可是他依舊懷着高遠的抱負和未來的偉大希望。他不過是在期待着一個機會。對於這位感恩重義的蔣君，蔣水遠地表示我的敬意。」

關於蔣氏在日本的軍隊生活，還有一段軼事值得一說。據石丸藤太郎的傳記的敘述如下：

「蔣氏在高田第十九旅時，同隊七兵，野地上等兵新滿洲聯隊的田原大郎氏，在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對東京日新報的新滿洲記者，說起這一件軼事，大致如下：田原氏自從入高田第十三師野戰第十九旅後的第三年，就是明治四十四年的春天，那時旅有五名中國留學軍官，派送到第十九旅實習，被編在田原上等兵的第五中隊裏面。

「但是在那個時候，未來舉國全副軍械對外交的蔣介石，也在裏面，但是誰也想不到。這並不覺得有什麼意義。

「蔣氏當時實帶的裝備中，帶着幾件優秀的份子，他們關於大炮的構造和附屬品等，個個都問得異常仔細。田原上等兵因此覺得有點對付不了，便私自向內務省借了內容有三百七十種的附屬品說明書，在前一天的晚間看後，到第二天再一一回答他們的詢問。但是這關係軍機秘密的事項，卻從來不曾洩露……」

從這裏可以看出，蔣氏在日本時，對於日本的軍事科學上的一切知識，都是很精熟地學習的。他並沒有白費了留學時代的寶貴光陰。

當時總理和陳其美，請蔣氏，張繼，等，借宿京，橫濱船塢地，搞起「與漢滅滿」的政綱，並合同志，從事革命。中國同盟會，就是那時產生的。政治團體，日本志士大發波，與山滿，當時滿天，都和以同盟會有些關係。

中國同盟會，在那時是處中國唯一的革命團體，推測滿清三百年專制政體的唯一原動力。（上海青年雜誌新年號）

# 木蘭從軍 (二)

——有聲電影劇本

歐陽予倩

38 S.O. 老劉舉刀劈過來。

老劉：「開刀！」

(石子飛來刀又落地，老劉

撫掌叫痛)

39 S.L. 二人用脚踢木蘭，又吃滑兩

粒石子，二人抱膝亂跳，羣衆喝

采，木蘭上馬

40 S.O. 木蘭上馬對劉說

木蘭：「對不起，再見。」

(木蘭縱馬馳去)

41 S.O. Pan 元度也上馬，衆愕然

，茶店小姑娘欣羨木蘭之神情可

笑(劇)

42 L. 黃河邊小客棧門口，木蘭剛下

馬，元度亦下鞍來，木蘭望他招

呼。

43 S.L. 二人捨馬回鞍，彼此攀談起

來。

元度：「剛才那兩個東西，實在可

惡。」

木蘭：「多虧仁兄替我解圍。」

44 S.O. 兩背影元度正面說

元度：「那兒的話？仁兄的武藝超

羣，真是令人佩服。」

木蘭：「情愧，情愧。」

元度：「請問仁兄貴姓？」

45 S.O. 木蘭與友情的答他

木蘭：「不敢，姓花。」

元度：「合用？」O.S.

木蘭：「草字木蘭，轉請改仁兄貴

姓？」

46 O. 元度謙和回答

元度：「姓姓劉，草字元度，我是

沛州人，府上？」

47 O. 木蘭答

木蘭：「我是離州人，也上延安州

去嗎？」

元度：「是的，仁兄呢？」O.S.

木蘭：「我也是的，因為家父年老

多病……」

48 S.O. 兩背影元度正面靜聽着。

木蘭：「……因此替父從軍。」

元度：「忠孝俱全，令人可敬！」

木蘭：「行軍的事懂得很少，還望

多多指教！」

元度：「豈敢！我們到店裏去歇

息吧。」

49 S.L. 二人走過叫店小二

元度：「小二！」

小二：「有！」

元度：「多加草料。」

(他們走近門口，忽然止步

向裏上望)

44 S.L. Pan 劉轉到，一拐一拐走

下坡來，看見木蘭哭哭啼啼的樣

子說

老劉：「這一定是妖怪。」

老劉：「恐怕是劍仙。」

45 S.O. 木蘭和元度笑一笑走進去

46 S.L. 走進去，灶上燒着大鍋熱水

，店夥一桶一桶在倒水 (劇)

47 S.L. 衆人在洗脚，鏡頭推到劉轉

，一面洗脚一面叫痛

48 S.O. 草履股慈尤亮剛洗好脚，草

履發現木蘭。

49 S.O. 木蘭獨坐不洗脚。

50 S.L. 草履領股慈尤亮 O.S. 走到木

蘭面前打轉。

51 S.O. 劉轉看見替他們着急，吁吁

作聲叫他們過來。

52 S.L. 草履聽見回頭望着劉轉，木

蘭手插帶內

53 S.L. 劉轉更急，恐怕她又要放石

子，招手叫他們過來，他們莫明

其妙的樣子走過來。

股慈：「叫我們什麼事？」

老劉：「這個傢伙不是好惹的，我

們已經吃了苦了。」

(說完未以手脚，他們偷拿

木蘭)

54 S.O. 小二打桶水給木蘭

小二：「軍爺洗脚。」

木蘭：「放著罷。」

55 S.O. 元度快擦擦脚塵坐

元度：「花兒，我洗好了，你這兒

來吧。」

56 S.L. 木蘭會意地說

木蘭：「不客氣，不客氣。」

(說着把一桶水提到房裏去

把門一關)

57 O. 股慈大驚奇怪

股慈：「怎麼，洗脚也異國且門來

？」

58 S.O. 老劉急止其多說

老劉：「吁！」

股慈：「怎麼？」

老劉：「他是個劍仙，」

59 O. 尤亮嚇得兩目發呆

尤亮：「啊，劍仙？」(劇)

60 L. 月照黃河水，(唱河南曲子聲)

61 S.O. 黑楊之動，點點在樹枝之上

(聲向上)

62 L. 滿天星斗(聲同上)

63 S.L. 一個老頭子帶着一個女孩子

，倚門唱河南曲子

86.S.L. 這個人有破爛的油燈光中舖

87.S.L. 木蘭和元度在黃河邊上談心

88.S.L. 元度：「請問老哥是什那職位？」

89.S.L. 木蘭：「我替家父的祿晉充隊正。」

90.S.L. 元度：「我也隊正，我們是同僚，不過像老哥那樣的武藝，一定是步步高陞。」

91.S.L. 木蘭微笑說：「謝謝你的金言，只要能替國家出力，職份的大小倒不在乎。」

92.S.L. 兩人都打呵欠

93.S.L. 元度：「睡吧，明天還要趕路。」

94.S.L. 木蘭：「你先請睡吧。」

95.S.L. 元度：「我們這兒，一見如故，想不到一個蒲州，一個亳州，忽然同在一處，也算是緣分。」

96.S.L. 88.S.L. 元度背影木蘭正而

97.S.L. 木蘭：「男兒四海為朋友，人生何處不相逢！哈哈，明天見面。」

98.S.L. 70.S.L. 元度走下城

99.S.L. 元度：「明兒見。」

100.S.L. 71.S.L. 元度背影入店門

101.S.L. 72.S.L. 木蘭看他入門後，她轉身側而仰天，（水聲）D.S. 她的父

78.S.C. 一個老頭子在叫

店夥：「外面還有人沒有？上鎖了！」

79.S.L. 她復步回頭走下坡來（更響再傳）（劃）

80.S.L. 她走進房，看見坑上已經睡滿了人。她必得與男子睡在一起，她走過去坐在燈前，在一片鼾聲響狗吠聲遠遠地唱戲子聲中，用手撐着頭，不能成寐。

### 第四場

佈景：沙漢 城隍 元帥府門口

門房 木蘭房 元帥書房

人物：木蘭 番兵廿人 唐兵廿人 韓奎 劉英 段蕩 袁元 兵二人 劉元度 元帥軍 師 侍衛四人，番兵甲乙 番兵二人 唐兵十人

102.S.L. 沙場……馬蹄踏屍體而過……

103.S.L. 木蘭在戰場上之英姿……兵對兵

104.S.L. 將對將……木蘭戰得汗流滿面

105.S.L. D.S. 大雪紛飛之下，城樓上旌旗招展，鑼鼓吹角。

106.S.L. 木蘭很英勇地在敵角手的旁

邊，對城外寒看（接近）雪花堆集在鎧甲之上（劃）

107.S.L. 木蘭巡城完畢帶了一隊兵在元帥府門下馬

81.S.L. 木蘭下馬走進府內

82.S.L. 木蘭經過他們的門口，走進去。（鐘推近成S.C.）韓對衆說

老韓：「不知不覺的到邊關來已經三年了，什麼好端端都沒有，你看那姓花兒的，我們一同來投軍，他一來做官，如今作校尉，眼看就要做都尉，再一試還不是節度使？看起來這是要長得漂亮。」

83.S.L. 老劉說

老劉：「那也不要說，人家到底有功啊，他一來就遇打勝仗，也怪不得將軍賞他。」

84.S.L. 老段說

老段：「那傢伙也真怪，那氣派的，簡直有點兒像女人。那身武藝真不知道怎麼學來的，打起仗來可真不含糊。」

85.S.L. 老韓說

老韓：「可惜他是個男人，要是女人那我……」

86.S.L. 老劉問

老劉：「你怎麼說？」

87.S.L. 老韓說

老韓：「那真受不了。」

（他旁邊的人剛笑出口忽止往，推韓立起）

108.S.L. 原來門口劉元度至，大家立起，元度問

元度：「花校尉在什麼地方，知道嗎？」

老韓：「花校尉巡城剛回來到裏面去了。」

元度：「噢。」（他走而轉身）

老韓：「這也是個怪物。」

88.S.L. 木蘭在房中研墨寫信

89.S.L. 手寫：「父母親大人膝下」

90.S.L. 木蘭正寫家書元度在外口叫

元度：「花校尉在裏面嗎？」

木蘭：「元度兄請進來吧。」

91.S.L. 元度走進來……他走近木蘭

元度：「寫信嗎？」

木蘭：「明天有人回亳州。」

元度：「對不起打擾你來了。」

92.S.L. 木蘭走近火盆邊走邊說

木蘭：「不要緊，有什麼消息嗎？」

93.S.L. 木蘭側面與元度正面走過來

元度：「我們得了個密報，他們又準備大舉進攻來了。」

木蘭：「那是當然的，他們受了幾次挫折，決不肯干休。」

元度：「可是我們的軍師，還不相信！」

16 C. 木蘭說

木蘭：「我看事情，要壞在軍師手裏，因為他的私心太深。」

17 S.C. 小兵遞茶給元度，元度飲茶

剛面看一再再說。

元度：「不錯，可是主帥因為打過幾個勝仗，好勝就不把他們放在眼裏。」

18 S.L. 木蘭說

木蘭：「我本有個屯田養兵防邊還香的辦法……」

(Pan. 她走近桌前取一本冊子，一頭地圖給元度看)

木蘭：「……你看這了這像一本……這裏還有戰爭的地圖，前幾次打仗，全靠這地圖去佈防，想不到軍師會說我的地圖靠不住，真把我氣死了。」

元度：「唉！可是目前最緊要的是要知道現時的軍兵到底在什麼地方，我們只要得到真確實據，軍師也就無話可說。」

19 B.C. 元度背影木蘭說

木蘭：「好，我跟你去見元帥。」

(她對潘 Pan. 她預備去領劍，元度背影木蘭說)

元度：「你……」

木蘭：「我們自告奮勇，去打探他們的虛實，我們就去吧。」

20 S.L. 元帥坐虎皮椅上，軍師來見

元帥：「軍師請坐。」

軍師：「昨天那兩個降將，已經盤查過了，的確是真心投降，如今要叩見元帥。」

21 O. 元帥說

元帥：「好，就讓他們來見吧。」

22 S.C. 軍師卑鄙的樣子說

軍師：「是，元帥的寬宏大量，沒有一個人不敬仰的……」

(Pan. 他走到門口叫一聲軍師：「……元帥傳見香將。」)

侍衛：「得令！」

(門帘後四個兵押兩個香將進來)

23 L. 兩香將向元帥叩頭

香將：「叩見元帥。」

元帥：「二位請起。」

24 S.C. 兩香將道謝起來

香將甲：「我們小邦，得罪天朝，蒙元帥大恩不加誅戮，已經萬幸，何敢當元帥大禮相迎。」

25 S.C. 元帥說

元帥：「你們雖暗投明，本帥十分感戴……」

26 O. 軍師嘆氣

元帥：「……只是聽見說你國的狼主正要調動大兵前來進攻，這又怎麼個說法呢？」

O.S. (軍師聞元帥之言，快過眼色給香將)

香將乙：「敵國自從打了幾次敗仗……」

27 S.C. 香將說

香將乙：「……早已無力進攻，所成調齊大兵，不過是防備而已。」

28 S.C. 元帥側頭軍師正面說話

軍師：「本來是謠言。」

元帥：「請軍師好好的款待二位。」

29 S.L. 蘭劍二人在帥門口，被一個兵曹攔住

木蘭：「你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我們要見元帥說話。」

30 B.C. 蘭劍背影兵曹正面說

兵曹：「元帥正見着兩個香將的降將。」

31 S.C. 兵曹背影蘭劍正面，他們發聲問

元度：「那個引進來的？」

兵曹：「是軍師請了來的。」

32 S.L. 蘭劍二香將從元帥房中出

來，到軍師房裏去。

33 S.L. 軍師的房內，香將四顧無人，對軍師低聲說

香將甲：「敵國……」

金萬兩，請向元帥請罪，不要逼得太緊，兩國從此和平豈不是好？」

34 S.L. 蘭劍拉兵曹到門口旁邊說

木蘭：「萬一見着……」

兵曹：「我也以為靠不住，誰之信……」

35 S.C. 蘭劍背影元度說

元度：「全仗大力，挽救危機。」

36 S.C. 兵曹說

兵曹：「這……」

37 S.L. 蘭劍二人……快走過一邊

38 S.L. 軍師二香將走出去，兵曹

39 S.L. 軍師……

40 S.L. 指元帥房門口，兵曹叫他等

招時，兵曹進去報告



41 B.L. Pan. 兵曹進前，趨近元帥

跪下報告，元帥正接過一個女子捧上的茶，見有報告便不快活的样子。

兵曹：「啓稟元帥，花木蘭到元度有機密大事要見元帥。」

42 S.C. 元帥不樂意的神氣說

元帥：「又有什麼機密大事？你去問他們。」

43 S.L. 兵曹說

兵曹：「這是請元帥親自問吧。」  
元帥：「好叫他們進來。」

兵曹：「是。」（兵曹起身走到門口啓應招手，二人進來）

44 S.C. 元帥見他們進來便和氣的神

情元帥示意女子進去。

劉蘭：「叩見元帥。」

元帥：「有什麼事？」

45 S.C. 劉推爾說

木蘭：「末將等得有密報，番邦調動大兵就要來了。」

元帥：「那我知道都是謠言。」

元度：「確有其事，并不是謠言。」

46 S.C. 元帥仍不相信說

元帥：「那麼，你知道大兵到了什麼地方？」

47 S.C. 劉蘭二人互相看了一下說

木蘭：「因為他們的行動十分秘密，所以末將等想求元帥命木蘭和元度，親身前去探聽虛實。」

實。」

48 S.C. 元帥復自信地說

元帥：「軍師問過兩個降將，大舉進攻絕無其事。」

元度：「倘若這兩個番將是詐降，豈不誤了大事？」

（元帥很不耐煩）

元帥：「好了，不要多說了，就命你們兩個人去打探回報！」

49 S.L. (元帥背影) 劉蘭正面大喜說

劉蘭：「得令！」（他們出去）

50 S.L. Pan. 木蘭進房來，元度說

元度：「我們這樣前去打探，人家不會疑心嗎？」

木蘭：「我想我們要改扮一下。」

元度：「改扮什麼呢？」

51 S.C. 木蘭說

木蘭：「你來改扮一個番邦打獵的。」

元度：「你呢？」

木蘭：「我……」

52 S.C. 元度接他的話說

元度：「對了，你最好扮一個番邦女子。」

53 S.C. 元度背影木蘭說

木蘭：「胡說，我怎麼好扮女人！」

元度：「你聽，番邦把女人算什麼事！」

54 S.C. (平橋) 木蘭說

木蘭：「只怕扮不罷了！」

元度：「你呀！不扮……」

木蘭：「什麼？」

元度：「對不起，別生氣……」

55 S.L. (他走出去)

元度：「……回頭見，我去改扮改扮。」

56 S.L. (跟) 劉蘭改扮後，行動在

木蘭：「你扮得真不錯。」

元度：「到底不如你扮得好。」

57 S.C. 木蘭多少有點撒嬌的神氣說

木蘭：「得了，拉拉扯扯不像個樣子。」

元度：「我們這樣到有點兒像什麼？」

58 S.C. 木蘭說

木蘭：「像朋友。」

59 S.C. 元度說

元度：「不像朋友。」

60 S.C. 木蘭說

木蘭：「像兄妹？」

61 S.C. (平橋) 元度說

元度：「唉……不過人家一定當我們是夫妻。」

木蘭：「什麼？」

元度：「沒有什麼。」

62 S.C. 木蘭說

木蘭：「一路上沒有聽見你說一句正經事，盡是說笑話話，我問你，到底是辦公事要緊，還是說笑話要緊。」

63 S.C. 木蘭背影元度正河說

元度：「當然公事要緊。」

木蘭：「你也像那些混賬傢伙要緊打嗎？」

元度：「那我受不了。」

64 S.L. 木蘭似真非真地對元度說

木蘭：「如今你的身分比我低一級了，我就命令你，我們分路了，你走那邊，我走這邊，在約定的地方碰頭，快去！」

元度：「得令！」

65 S.C. 木蘭望着他走遠，嘆一口氣

終於放起勇氣向另一方面走去

66 S.L. Pan. 木蘭深入番兵界內，

四顧行走。

67 S.C. 草堆邊，番兵發現木蘭喊聲

洞的兵走近，她越草堆後。

68 S.L. Pan. 由遠而近走至草堆邊，

二番兵跳了出來。

69 S.C. 木蘭嚇了一跳。

番兵甲：「喂，上那兒去？」

木蘭：「我回家去。」（故作鎮

定回答他們）

70 S.L. 木蘭側面二番兵走近她問

番兵乙：「妳家在那兒？」

木蘭：「就在那邊不遠。」

番兵甲：「不要去了，塊兒去見

我們的頭目去。」

71 S.C. 番兵背影木蘭正面說

木蘭：「我不去。」

番兵乙：「那由不得你。」

木蘭：「我怕。」

番兵乙：「怕也要去。」

72 S.C. 木蘭背影番兵正面說

番兵甲：「真是，好容易看見一個

女人，還會放你？」

木蘭：「你們的頭目在那裏？」

番兵甲：「就在那邊。」

（番兵甲指給她看，她轉身

仔細觀看）

73 L. 木蘭地處驚慌

74 S.C. 木蘭立近，雙眼二番兵在她

後面，木蘭發覺探問

木蘭：「那裏不是茶館兵嗎？」

番兵乙：「誰說不是。」

木蘭：「那樣的警報，一定有好幾

千兵。」

番兵甲：「幾千？」

木蘭：「怎麼，沒有嗎？」

75 C. 番兵甲說

番兵甲：「唔，你說說幾萬，這

一回一定把唐兵打個落花流

水。」（Pan. 到木蘭她更

裝傻）

木蘭：「那才好呢。」

78 S.L. 番兵乙似被番兵忽發急說

番兵乙：「好兇兇，我兇兇，嚇嚇

了，跟我們走吧。」

木蘭：「嚇嚇，拉拉扯扯幹麼？

我也逃不了啊。」

番兵乙：「我怕你逃。」

木蘭：「你們一邊一個看着我不成

嗎？」

番兵甲乙：「那使得，那使得。」

77 S.S. 木蘭忽思妙計，索興誘惑他

們，她把手抽出來，分開

搭在他們的肩說

木蘭：「不如這樣吧，這不更好玩

兒嗎？」

番兵甲乙：「倒是不錯。」（兩兵

像笑骨頭也響）（鐘頭跟

三人走木蘭唱）

木蘭唱：「三人同走一條道呀，一

邊一個兒高呀，你也好

來，你也好呀，我沒有法子

好心焦呀！」

（唱到這裏兩番兵大動邪念

都想去親她嘴，她臉勢將兩

個的頭互相一碰，兩個都暈

倒了，她拔出匕首。）

78 C. 鐘頭刺人一刀

79 S.L. 鐘頭番兵已死，就剩一個番

兵的衣服。（劇）

80 S.L. 她看好番兵衣服，從草堆後

走出來，（馬蹄聲起）她驚看遠

處。

81 L. 一個傳令小軍，騎馬飛馳而來

82 S.L. 她自己認爲已穿好番兵衣服

，她就大膽跑出來叫。

木蘭：「喂！」

83 S.L. 傳令兵阻礙勒住馬看見是自

己人。

84 S.C. 木蘭於是就對他行香禮，招

手叫他過來。

85 S.C. 傳令兵就莫明其妙地走過來

86 S.C. 木蘭從身邊取出小石子

87 C. 手中小石子一發

88 S.L. 木蘭背影傳令兵走近她，她

一舉手傳令兵倒下馬來，木蘭奔

上前去撲殺。

89 S.C. 番兵始想掙扎又吃一刀而死

，木蘭取出他的文書。

90 S.C. 幾個番兵巡邏看見木蘭

91 L. 木蘭取文書

92 S.L. 番兵追過去

93 L. 番兵逼近木蘭

94 S.C. 木蘭始知騙馬而去

95 L. 木蘭縱馬馳遠番兵追了幾步停

止，大爲失望（劇）

96 L. 木蘭騎馬穿着番衣到城邊勒

馬

97 S.L. 勒定馬叫喚

木蘭：「開城。」

98 S.L. 城上的唐兵已爲她是番兵就

放箭

99 S.L. 有一箭幾乎被打中，她高叫

着

木蘭：「別放箭，我是花枝樹。」

100 S.C. 城上兵以爲非信

城兵甲：「花枝樹，這番

的衣服，喂，你這你這花枝

樹，有什麼？」

101 S.C. 木蘭從地行香禮，城去

102 S.C. 箭中城壕之上，城兵始信

城兵甲：「真是花枝樹，你這開城

。」

103 L. 城上兵向木蘭招手，木蘭馬

向城門口去。

E.O.

第五場

佈景：軍師室 元帥室 木蘭室

人物：降將甲乙 軍師 雜女二

女樂六 瓜老一 小兵二

元帥 木蘭 元度 侍衛二

1 S.C. 桌上置有許多珍饈（鐘退後

）軍師招待兩降將，管弦女樂，

兩女子舞於席前。

2 S.C. Pan. 降將飲酒軍師極贊樂笑

狀頗得意。

3 S.L. Pan. 軍師的瓜牙忽發聲叫喚

子走進來至軍師前跪說

爪牙：「師爺，花木蘭打探軍情回來了，現在去見元帥了。」

（鑼聲近軍師與爪牙）

軍師：「唔？他不先來見我，先去見元帥，豈有此理！好，讓我去聽他說些什麼？」

（立起來）

4 L. 軍師去兩院將燈立

5 S. 兩番將互相擠擠眉眼，

8 S. 對元帥進虎皮交椅上木蘭站在面前

元帥：「你怎麼又回來的？」

木蘭：「是。」

元帥：「打探軍情怎麼樣？」

7 C. 軍師在幕後偷聽

木蘭：「番兵米糧很缺，都藏在安寨附近的山裏，爲數總在十萬以上，他們的馬隊已經有小部份出現在離州城十幾里二十里的地方……」

8 S. C. 木蘭繼續說

木蘭：「……有一個傳令的被末將打死，在他身上搜出了證據。」

元帥：「……你的意思怎麼樣？」

8 S. C. 木蘭說

木蘭：「依末將的愚見，以爲我們死守在城內，恐怕一旦有事，措手不及……」

10 C. 軍師偷聽着

木蘭：「……而且城內奸細很多，恐怕中了番兵裏應外合之計，此時不如把兵分兩路開到城外，以攻爲守。」

11 C. 元帥聽着

木蘭：「……從兩翼包抄他們，等他來攻城，城是空的，他想的回頭，我們用奇兵斬了他們的歸路，這是上策。」

元帥：「唔……」

12 S. L. (限) 軍師從幕後走出來說

（跟到元帥木蘭背影軍師正面說）

軍師：「這正是下而又下的下策，木蘭，你說番兵來得很多，有什麼憑據？」

13 S. C. 軍師背影木蘭說

木蘭：「是末將親眼看見的。」

軍師：「看見什麼？」

木蘭：「看見許多的帳篷，許多的兵馬糧食，佈滿在安寨附近的山裏。」

14 S. C. 軍師轉笑着

軍師：「我早知道那是番邦的疑兵，故意作成那樣，要騙我們出城，我們深壁高壘，不去理他——他們絲毫沒有辦法，只要我們一走出城，就中了他們的詭計了。」

（他已走近元帥）

元帥：「這裏有封文書，是他從番兵身上搜來的。」

（軍師看文書）

軍師：「我也得到一樣的文書，裏頭的話恰好像這個相反……」

15 S. L. P. 元帥直直進來至元帥前

軍師：「……可見他們的詭計無所不至。」

元帥：「啓稟元帥，末將奉了元帥之命，打探軍情，探到番兵來得很多，而且很近了！」

16 S. C. 軍師斥責元帥

軍師：「劉元帥不等元帥傳見，闖了進來，難道不覺得軍法嗎？」

元帥：「來，放了出去！」

17 S. L. 兩衛士入內侍立，元帥繼續說話，元帥向他揮手。

元帥：「元帥，你先出去！」

（劉行禮退）

18 S. C. 軍師對木蘭說

軍師：「木蘭，你不是年輕不懂事上了番兵的當，你就是受了番兵賄賂，慌報軍情。」

20 S. C. 軍師邊說邊走近木蘭

軍師：「聽說你還會扮女人，不是好，我看你不要當軍吃糧，還是回去唱花旦吧。」

（木蘭氣得幾乎昏倒）

21 S. C. 元帥叫木蘭

元帥：「木蘭你暫且退下，本帥有道理。」

22 S. C. 木蘭行禮退，軍師陰險的神氣看着他走後，軍師走近元帥說

軍師：「部下猖狂到這個樣子，真太不像話。」

元帥：「年輕人好大喜功本是常事，不過讓他們受點挫折也好。」

23 S. L. 木蘭走進他的房中，換劍吹柱，氣憤填膺，元帥走過來說

木蘭：「今天是什麼回事情？我看軍師一定是藉口我們的功勞。」

（木蘭走近鏡頭）

木蘭：「我想他一定還受了番邦的賄賂。」

（元帥走近他說）

元帥：「那我們怎麼辦呢？」

24 S. C. 木蘭說

木蘭：「我看只有一面暗中派人監視軍師和那兩個番將，一面把我們的弟兄們佈置。」

25 S. L. 元帥聽

元度：「怎樣佈置？」  
 木蘭：「我看這樣：萬一有事你帶一支兵暗中到城外埋伏，我就在城內保護元帥；唉！好的事情看看要斷送在奸細之手！」  
 F.O.

### 第六場

備景：城隍 沙漠 軍師室 城內  
 街道一部份 元帥室前 元帥府前

人物：木蘭 元度 頭目四人 唐兵十人 香兵五十人 軍師兩降將 民衆四十人 元帥 兵曹甲 香將 參軍

1 S.L. 狂風之夜，風吹着旌旗招展，木蘭在城樓前仰天忽有所見。

2 S.L. 天空雲霧從頭頂上掠過。

3 S.L. 木蘭驚醒睡夢。

木蘭：「元度快來。」（元度至）

元度：「怎麼？」

木蘭：「你看那鳥驚慌飛過來了，一定是他們的隊伍來攻城了，你就到城外去佈置吧。」

（元度慌張而去，木蘭再與其他將官說）

木蘭：「王校尉帶一支兵到城北去埋伏。」

木蘭：「李隊正到城西去。」（劇

4 L. 香兵馬隊飛過。

5 S.L. 香步兵向城疾走。

6 C. 馬蹄揚起沙塵。

7 C. 人脚進行。

8 S.L. 元度領一支兵佈置埋伏。

9 S.C. （仰角）軍師與二香將交頭耳語，軍師頻頻點頭，揮手令速去，狀甚得意。

10 S.C. 木蘭在城上走來走去瞭望。

11 S.L. Pan. 元度指揮着他的兵

移動。

12 S.L. 木蘭在城上戒備極嚴！忽聽

城內起，城內起火。

人民：「起火了！起火了！」

13 S. 城內各處起火。

14 S.C. 木蘭驚慌。

木蘭：「我們快下城去救火。」

15 S.L. 城內婦孺逃竄（隔火鏡）

16 L. 香兵大隊隨城下。（金鼓齊鳴）

17 S.C. 城上放箭。

18 S.L. 香兵爬城。

19 S.C. 城上拋石頭拋石灰瓶。

20 S.C. 香兵由軟梯上跌下去。

21 C. 香兵中箭而死的。

22 S.C. 在城壕上格鬥的。

23 S.C. Pan. 婦孺逃命緊張。

24 S.L. 元帥忽忽出廳四兵曾保護，

軍師走過來。

軍師：「花木蘭帶兵造反，請元帥

下令收辦。」

25 S.C. 兵曹甲（即章順）

兵曹甲：「胡說！分明是香兵攻城，怎麼說木蘭造反！」

26 S.C. 軍師望兵曹一瞪眼再對元帥說

軍師：「香兵是他引來的，快攻城北還有辦法。」

27 S.C. 元帥不信說

元帥：「香兵從城北進攻，怎麼還

能往城北去？」

28 S.C. 元帥背影軍師正面說

軍師：「元帥不聽我的話，悔之晚矣！」

29 S.L. Pan. 兩個兵士擡住一個放

火的，原來就是香將將軍。

30 L. 兵士走近元帥跪下說

兵士：「擡住一個放火的，他說要

見軍師。」

31 S.L. 軍師拔劍想殺降將城口

軍師：「豈有此理！」

（他舉劍欲過去，兵曹拔劍攔住）

兵曹甲：「慢着，問過口供再殺！」

32 C. 元帥問

元帥：「原來你是假意投降，該當

何罪！」

33 C. 將甲說

將甲：「各為其國，不必多問。」

元帥：「你要見軍師作什麼？」

34 S. 將甲：「那還要問嗎？因為他會把我放走。」

35 S.C. 元帥轉身走近軍師說

元帥：「你說人家逼敵，原來你才逼敵，把他們都殺了。」

（兵曹甲一把抓住軍師的衣服領推出去）

36 L. 軍師與香將一同押出去斬Pan.

剛遇花木蘭忽忽走來，

37 S.L. 木蘭對元帥行軍禮

木蘭：「啓稟元帥，香兵傾巢而來，幸而末將早有預備，就是他們進城也不難久守，現在請元帥趕快到城南去指揮

。」

元帥：「好。」（他們走去）

37 L. 至府門口，元帥剛欲上馬

38 S.C. 香將乙隨角後放一支水箭

39 S.C. 元帥中箭木蘭過去扶住他

40 S.C. Pan. 香將乙奔逃而去

41 S.C. 木蘭說

木蘭：「快扶住那放冷箭的。」

（兩個兵士運了去木蘭對元帥說）

木蘭：「請元帥上馬先往城南。」

元帥：「上馬。」

42 S.C. 民衆驚逃，有一個民衆對木蘭大喊。

民人：「番兵來了。」

32 S.C. (仰角) 番兵執火把掠過

33 S.L. 木蘭等護送元帥至一處。

34 S.L. 木蘭：「你們保護元帥先走，我要

回馬去殺他們一陣。」

35 S.L. 番兵殺進元帥府。

36 S.L. 番將等進元帥室。

37 S.L. 番將坐元帥交椅，剛坐下有

一參軍來報。

參軍：「啓稟頭目，城裏唐兵很少

，大隊都用了城正取包圍形

勢想斷我們的歸路，我們應

當趕快退出城去，和他們在

二三十里的地方決戰，不然

怕中埋伏。」

48 S.C. 番將不樂意的樣子說

番將：「你早爲什麼不說？好容易

得了城，一進來馬上就與

退出，這是那兒說起。」

49 S.C. 參軍垂頭說

參軍：「最初沒有想到。」

50 S.C. 番將大怒說

番將：「怪不得人家說你是個狗頭

軍師！」

(他沒有法子立起來)

51 S.L. 番將起來說

番將：「把古董寶貝，好的女人，

都給我帶着走！」

(番兵七手八腳搶了許多東

西去)

52 S.L. 出衙門番將上馬時，木蘭殺過

來

53 S.L. Para. 木蘭一槍刺過來，把

番將刺死，Para. 番兵逃竄

54 S.C. 木蘭在馬上大喊

木蘭：「他們的陣腳亂了，趕快追

殺！」

(她也殺過去)

### 第七場

佈景：元帥帳

人物：元帥 木蘭 元度 將官三

十人 兵四十人 章順

1 S.L. 夜間元帥帳中元帥負傷甚重

，他手書遺囑，木蘭等都站立在

床前。

元帥：「我懊悔不聽好話，讓全城

百姓遭了大劫！……」

2 S.C. 元帥繼續說

元帥：「……幸虧將士們忠勇戰鬥

，才得轉危爲安，我真是死有餘

辜……」

3 S.C. Para. 木蘭也負了傷含淚在聽

着

元帥：「……我已經奏明聖上，任

花木蘭爲帥，他真是又忠又

勇，足智多謀，可以相當重

任，你們要服從他的調遣，

休存二心，這是我的遺言！

……」

4 S.L. 元帥喘息不定地說

元帥：「……身後之事，一切拜託

……」

(元帥過去大家下跪)

5 S.L. 帳外兒郎均跪下默哀。

6 S.C. 帥旗由「退」字變成「花」字

7 S.L. 木蘭登台拜師的一天，元度章順

隨着他走進帳內，衆將官參拜。

衆將：「參見元帥。」

8 S.L. 木蘭對衆訓話，元度章順站

在他的旁邊。

木蘭：「本帥蒙前元帥的薦舉，又

蒙聖天子的鴻恩，命我鎮守

邊關，你們大家，不許貪圖

任法……」

9 S.L. Para. 衆將聽着

木蘭：「……不許欺侮百姓，不許

臨陣脫逃，不許營私舞弊！

……」

10 S.L. 木蘭繼續

木蘭：「……本帥肯出法隨，這令

者斬！」

衆將：「是！」

11 S.C.

### 第八場

佈景：沙漠 廣漠夜色 沙漠營帳

人物：木蘭 元度 章順 武將十

六人 兵五十人 唐兵五

十人 羣衆八十八人 羣衆

四英 股肱 舞女五人

1 S.L. 唐兵與番兵大戰，木蘭戰，

元度助戰，番將刺死。馬蹄 D.

2 S.C.

3 S.C. 木蘭雪中苦戰 D. 3

4 S.C. 元度雪中苦戰 D. 4

5 S.C. 木蘭雪中刺死番將 D. 5

6 S.C. 番將屍體跌入泥中 D. 6

7 S.L. 番兵逃唐兵追 D. 7 S.L. 木蘭元

度策馬追去！帶着勝利的微笑。

(劇)

8 S.L. 石碑上寫着「大唐貞觀四年，折

臂都尉花木蘭平番勒石於此！」

9 S.L. 木蘭騎馬在高崗之上，衆僚屬

向她拜賀。

衆將：「恭喜元帥，大功告成！」

10 S.C. 元度在馬上向木蘭說

元度：「元帥文德武功，綏靖邊疆

，千秋萬世，永垂不朽！」

11 S.L. (仰角) 木蘭說

木蘭：「這都是大家的功勞，我不

過是領銜罷了。」

12 S.C. 元度笑着說

元度：「元帥太謙。」

13 S.L. 木蘭對他一笑走下崗來。

14 S.L. 大家的馬蹄都動了。(劇)

15 S.L. 慶祝凱旋之夜，百姓舞龍燈，

木蘭元度等至。

16 S.C. 木蘭含笑一看走過去。

17 S.L. 父老結隊祝木蘭酒

18 S.C. 木蘭應接不暇，捧杯喝一口

酒

18 B.O.Pan. 邊視儀旋：「愛民知子」，「永康昇平」。

19 L. 沙漠上作大規模的慶祝，舞着「天龍下凡舞」木蘭至，軍民歡呼。

20 S.L. 木蘭回禮觀舞。

21 S.L. 舞姿甚美。

22 B.L. 烤着全羊蹄等暢飲。

23 S.L. 木蘭元度痛飲。

24 S.L. 舞姿。

25 Pan. 舞姿。

26 S.O. 木蘭含笑觀舞。

27 S.O. 意圖觀舞痛飲羊肉。

28 S.L. 舞姿。

29 S.O. 元度已有醉意。

30 S.L. 木蘭立起去，元度趕快又飲一杯限了去。(對)

31 S.L. 木蘭已回到營帳脫去外袍，走近床前，已有微醉。

(迅速的音樂歇呼聲)

32 S.O. 帳下如有深思。(聲同上)

33 S.L. 股蕙扶着元度走過帳帳來。

股蕙：「老劉，你怎麼喝了點酒，就滿肚子的牢騷？」

元度：「我不會，我去找元帥去。」

股蕙：「我看你去睡吧。」(拉元度)

元度：「我不睡，你去睡吧。」(元度)

34 S.O. 股蕙被他推過來讓。

股蕙：「好，我去，可是你要小心一點，不要衝犯了元帥。」

35 S.O. 元度呢着說。

元度：「知道知道，我的元帥，我還不知道他的皮氣嗎？」

36 S.O. 元度背向股蕙正面。

股蕙：「你的元帥，笑話笑話。」(笑着走去)

37 L. 股蕙去，元度醉薰薰的走至木蘭前，坐在一塊石頭上面宛個不停。

38 S.O. 木蘭忽聽見元度之呢聲走過去。

39 S.L. 走出來問元度。

木蘭：「怎麼，元度酒醉了嗎？」

元度：「啊，元度沒有。」

(鎮推成...)

木蘭：「我報給你一個喜信。」

元度：「什麼喜信？」

木蘭：「京裏有信來，說是皇上要召我進京，你就昇作折衝都尉，留在這裏。」

40 S.O. 兩背影元度正面說。

元度：「恭喜元帥。」

木蘭：「我也恭喜你。」

元度：「我不要升官！」

木蘭：「為什麼？」

元度：「只要一輩子伺候元帥。」

41 S.L. 木蘭說。

木蘭：「小孩子的話，請去吧。」

元度：「是，」木蘭進帳去元度去而復回仍坐石上。

42 S.O. 木蘭在帳內忽又看見元度。

43 S.O. 元度又坐在石上。

44 S.O. Pan. 木蘭笑了一笑嘆一口氣走出去。

45 S.L. 木蘭又走到他的後面。

木蘭：「元度你在幹什麼？」(元度連忙直立)

元度：「在這裏守衛。」

46 S.O. 元度側面木蘭說。

木蘭：「胡說！我幾時讓你守衛，我看你真是酒醉了。」

元度：「沒有。」

木蘭：「那你一定是在想家？」

元度：「不是。」

木蘭：「想妻子？」

元度：「我沒有妻子。」

木蘭：「啊對了，你還沒有娶親...」

...那麼你...」

47 S.O. 元度什麼接問。

元度：「怎麼，元帥。」

木蘭：「你去睡吧...時候不早了。」

... (更鼓聲)

元度：「不。」

48 S.O. (平緩)木蘭說。

木蘭：「你去睡吧，趕明兒回去我跟你作個媒人。」

元度：「我不要。」

木蘭：「為什麼？」

# 新詞淺釋

俾 德

## 燃燒彈

燃燒彈 (Incendiary Shell) 亦稱焚燒彈，有供飛機投擲用的和火炮發射用的二種，都用以燒毀敵方建築物、彈庫及糧秣等。彈內裝有磷或磷銅劑等等燃燒劑和少量炸藥。燃燒劑是一種氯化鐵和鎢的混合物，一經着火，就會產生氧化鐵而使鐵還原，此種反應因伴有三千度的高熱，故能溶解鐵及其他建築材料等。用磷銅劑燃燒彈在爆發時，能使火燒更盛，將燃燒範圍擴大，除了磷，沒有第二種可以撲滅的東西。燃燒彈除以上二種外，也有使用黑色火藥、硝石、矽、松脂等混合物的。

## 投下燃燒彈

投下燃燒彈是專供飛機投擲用的燃燒彈，由混合成的磷銅劑作炸藥，一經着火，就會發生三千度左右的高熱，將着火的建築物等；別的物體，當然更易燃燒。因此若用此空襲都市，結果為市的各處會引起大火。

元度：「我已經有了。」

80. C. 木蘭驚問。

木蘭：「有了？那姑娘姓什麼？她在那裏？」

元度：「我不過心裏有了她。」

木蘭：「那爲什麼不娶了？她呢？」

元度：「那爲什麼不娶了？她呢？」

80. C. 木蘭背影元度正而說。

元度：「我不敢對她說。」

木蘭：「爲什麼？」

元度：「那個姑娘氣性很強，地位又比我高，說得不好地或許會殺我。」

81. C. 木蘭笑起來說。

木蘭：「天底下有這種事。」

82. C. 元度說。

元度：「天底下就有這種事，你看奇怪不奇怪？」

83. C. 木蘭說。

木蘭：「你真是酒醉了，胡說八道的不准在這裏多說了，去吧。」

元度：「是，得令！」（關進樓元度去復轉步）

84. C. 木蘭進帳有醉意，不勝惆悵的神氣，走近桌前舞劍解悶。

85. C. 舞劍之態（唱歌的過門）

86.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87.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88.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89.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0.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1.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2.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3.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4.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5.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6.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7.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8.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99.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0.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1.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2.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3.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4.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5.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6.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7.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8.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09.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0.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1.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2.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3.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4.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5.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6.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7.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118. C. 木蘭唱：「月亮在那裏？月亮在那裏？」

### 編輯後記

◆本期合刊的內容，以敵僞爲中心，在這種南極立爲中央政權的活動中，和敵國愈趨愈窮，情形，兩下合看，很有意思。因爲敵人從華南爭失敗，所以積極利用汪偽作爲對內對外的工具，妄想樹立一個偽中央政權，以

爲所謂「結束中國事變」的隱憂，從這裏可以反映出敵人的可憐，漢奸的無恥，只要我們繼續抗戰，敵僞的幻夢不久就會完全成爲泡影。

◆下期是第二卷的開始，我們決定以二次歐戰的海戰，空戰，間諜戰……等爲取材的中心，爲了使內容特別充實，決定再來一次合刊，即一卷

一二期合併出版，篇幅增加一倍，出版期亦延至三月十三日，敬希讀者注意！

◆本刊第一卷報紙合訂本，現已開始預定，每冊三元，凡於三月十五日前直接向本社預約者，可享九折優待。辦法詳見上期編輯後記，欲購者請早，遲恐回購。

### 投下毒氣彈

投下毒氣彈是要供飛機投擲用的毒氣彈，彈殼很薄，內裝軍用毒物，能殺傷敵方人員。軍用毒物普通直接裝填在彈殼中，但如磷甲笨等腐蝕類毒物，則先置於鉛或陶製的容器中，再裝入彈內。普通分純毒氣彈和毒氣攪雜二種，前一種裝着少量的炸藥和少量的毒物；後一種所裝的炸藥較多，能使彈殼作成碎片，獲得布毒和損傷敵方人員的二重效果。但碎片效果不達普通榴彈的五分之一。彈頭裝着引信。引信在敵戰初期即用擊發式引信，至一九一七年始代以發引信，使於落地時立刻爆炸，儘量將毒物分布於地面，使用限時引信的很少。這種炮彈也有根據毒氣性質而命名的，如暫時性毒氣彈持久性毒氣彈之類。

投下毒氣彈是要供飛機投擲用的毒氣彈，彈殼很薄，內裝軍用毒物，能殺傷敵方人員。軍用毒物普通直接裝填在彈殼中，但如磷甲笨等腐蝕類毒物，則先置於鉛或陶製的容器中，再裝入彈內。普通分純毒氣彈和毒氣攪雜二種，前一種裝着少量的炸藥和少量的毒物；後一種所裝的炸藥較多，能使彈殼作成碎片，獲得布毒和損傷敵方人員的二重效果。但碎片效果不達普通榴彈的五分之一。彈頭裝着引信。引信在敵戰初期即用擊發式引信，至一九一七年始代以發引信，使於落地時立刻爆炸，儘量將毒物分布於地面，使用限時引信的很少。這種炮彈也有根據毒氣性質而命名的，如暫時性毒氣彈持久性毒氣彈之類。

# 袖珍新聞

## 我購大量美軍械

一九三九年內，日本竭力封鎖中國之運輸線，但中國仍購買大量之軍械。美國批准中國之購買證共計五〇六二。六二七萬元，其中二〇三二。五〇〇元為購機價值。實際上已付運者，共值二。九七〇。八〇〇元，其中飛機佔一，三〇四。二九三元。華方方面之貨價，尚未計算在內。(美聯社華盛頓電)

## 敵軍官兵薪餉

從敵官兵薪餉的數額中，我們可以看出敵軍的「官」，是在如何地榨取它的「兵」。下面是敵軍官兵薪餉的列表。

官階	金額(日元)
大將	一千元
中將	七百四十元
少將	六百五十元
大佐	四百五十元
中佐	四百元
少佐	二百八十元
大尉	二百三十元
中尉	一百八十元
少尉	一百四十元

佐長一級 九十元以下  
上等兵 十元  
一等兵 (不詳)  
二等兵 八元八角

這個表，告訴我們敵軍的官與兵，待遇是多麼的不公平啊！敵軍的一名中將，等於它的二等兵一百十四名，敵軍的官是多高貴，而它的兵是多麼不值錢啊！這樣看，敵軍士兵的反叛，不但是基於人道和正義，而且也是他們切已的生活問題被迫所使然的。(金華東南日報)

## 近衛之子從軍

東京電，近衛文相之子應徵入伍，於昨日下午乘車離東京，隨赴其處，按近衛之子，曾肄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為該校之名高爾夫球選手，此次出征，近衛親往送大坂並將社神託祈禱其安全。(中央社香港電)

## 敵國國民頹廢

有一個著名柏林道郎的日本人，因為看到東京銀座街頭來往的女人最近忽然都穿起極漂亮的服裝，連老太婆也裝成了少女，會下如下的斷語：「隨着戰爭的長期化，國民的意氣也逐漸疲倦起來。……這一來，所謂頹廢的頹廢傾向，最近就從各方面顯了出來，尤其是表現在小說電影和戲劇

方面。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為了精神，員會命令不許潤飾頭髮，女性大為不滿。但是她們一方強強其不滿，另一方却找到發洩不滿的出口，於是她們開始把頭髮弄得很平，却又把服裝弄得極漂亮。這大概也是有所不得已罷。」(見二月版經濟情報雜誌「風俗時評」)

戰爭不過兩年又七個月，日本人已自承其感情思想的頹廢，這不是日本意欲宣戰的又一證據麼？(香港南民日報)

## 敵民無大衣穿

東京人民儲此數多，飽受苛捐賦制。出門不許着大衣，表示與陷於中國戰場之士兵同艱苦，進門則着大衣，因以並不准燒火取暖。(上海大衆報)

## 德廢皇臥病

倫敦「每日郵報」載稱，德廢帝威廉患流行性感病，已臥床數日，現病勢未減，頗覺可慮。(哈瓦斯社倫敦電)

## 德開辦西線戲院

自下月起，西線方面，擬即開辦一流動戲院，現已備有大摩托車多輛，演員與辦事人員之化裝室及一切佈景，均在車中。夜間沿海各城市之室內游泳池，並已擬歸西線士兵使用，業已組織各種游泳比賽與冰上球類比賽。(中央社柏林電)

## 倫敦流行白色

戰後倫敦銷流最廣的貨物是夜光裝和白色衣物，如白色服裝，白手套，白襪等。這是進行煙火管制後的一個結果。(上海大衆週報)

## 英官防空壕中

在白金罕宮的地下二十五尺，築成了一個特別防空壕，那是準備給英王和英后應用的。裏面裝有幾張巨大的安樂椅和一雙睡椅。此外，又有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一張寫字檯，一張針工檯，和一些爲他們所愛好的書籍。

在它四週另有幾個同樣以強固的避彈場所，那是供給宮內官員和僕役用的。對於緊急食物的供應也有了特別的佈置。

白金罕宮內有許多警備，可使所有的人員立時聽命空襲警報。

當警報發出，英王和其他宮內官員便可通過極短的樓梯迅速逃到防空壕內。